

單元十二：成長

學習材料

1. [禿鶴](#)

進階閱讀

1. [細馬](#)

禿鶴

曹文軒

—

禿鶴與桑桑從一年級開始，一直到六年級，都是同班同學。

禿鶴應該叫陸鶴，但因為他是一個十足的小禿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為禿鶴。禿鶴所在的那個小村子，是個種了許多楓樹的小村子。每到秋後，那楓樹一樹一樹地紅起來，紅得很耐看。但這個村子裏，卻有許多禿子。他們一個一個地光着頭，從那麼好看的楓樹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學的老師們停住腳步，在一旁靜靜地看。那些禿頂在楓樹下，微微泛着紅光。在楓葉密集處偶爾有些空隙，那邊有人走過時，就會一閃一閃地亮，像沙裏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褲兜裏或雙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師們，看着看着，就笑了起來，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禿鶴已許多次看到這種笑了。

但在桑桑的記憶裏，禿鶴在讀三年級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禿頭。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村也不光就他一個人是禿子，又或許是因為禿鶴還太小，想不起來自己該在意自己是個禿子。禿鶴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禿鶴，他會很高興地答應的，彷彿他本來就叫禿鶴，而不叫陸鶴。

禿鶴的禿，是很地道的。他用長長的好看的脖子，支撐起那麼一顆光溜溜的腦袋。這顆腦袋絕無一絲癍痕¹，光滑得竟然那麼均勻。陽光下，這顆腦袋像打了蠟一般地亮，讓他的同學們無端地想起，夜裏它也會亮的。由於禿成這樣，孩子們就會常常出神地去看，並會在心裏生出要用手指頭蘸²一點唾沫去輕輕摩挲³它一下的欲望。事實上，禿鶴的頭，是經常被人撫摸的。後來，禿鶴發現了孩子們喜歡摸他的頭，就把自己的頭看得珍貴了，不再由着他們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頭，他就會立即掉過頭去判斷。見是一個比他弱小的，他就會追過去讓那個人後背上吃一拳；見是一個比他有力的，他就會罵一聲。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禿鶴一點東西：要麼是一塊糖，要麼是將橡皮或鉛筆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斷了的格尺，就換得了兩次撫摸。那時，禿鶴將頭很乖巧地低下來，放在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禿鶴就會數道：「一回

¹ 癍痕：癍，音班。瘡口或傷口好了之後，留下的痕跡。

² 蘸：音湛。在汁液或粉末裏沾一下就拿出來。

³ 摩挲：挲，音疏。用手撫摸。

單元十二：成長

了……」桑桑覺得禿鶴的頭很光滑，跟他在河邊摸一塊被水沖洗了無數年的鵝卵石時的感覺差不多。

禿鶴讀三年級時，偶然地，好像是在一個早晨，他對自己的禿頭在意起來了。禿鶴的頭現在碰不得了。誰碰，他就跟誰急眼，就跟誰玩命。人再喊他禿鶴，他就不再答應了。並且，誰也不能再用東西換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見禿鶴眼饞¹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兩斤重的一塊，用刀尖戳²了一個洞，穿了一截草繩，然後高高地舉在禿鶴眼前：「讓我摸一下你的頭，這塊肉就歸你。」說着，就要伸出油膩的手來。禿鶴說：「你先把肉給我。」丁四說：「先讓我摸，然後再把肉給你。」禿鶴說：「不，先把肉給我。」丁四等到將門口幾個正在閒聊的人招呼過來後，就將肉給了禿鶴。禿鶴看了看那塊肉——那真是一塊好肉！但禿鶴用力向門外一甩，將那塊肉甩到滿是灰土的路上，然後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殺豬刀追出來。禿鶴跑了一陣卻不再跑了。他從地上抓起一塊磚頭，轉過身來，咬牙切齒地面對着抓着鋒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將刀子在空中揮舞了兩下，說了一聲「小禿子」，轉身走了。

禿鶴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禿鶴沒打雨傘就上學來了。天雖下雨，但天色並不暗。因此，在銀色的雨幕裏，禿鶴的頭就分外的亮。同打一把紅油紙傘的紙月與香椿，就閃在了道旁，讓禿鶴走過去。禿鶴感覺到了，這兩個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紅油紙傘下注視着他的頭。他從她們身邊走了過去。當他轉過身來看她們時，他所見到的情景是兩個女孩正用手捂住³嘴，遮掩着笑。禿鶴低着頭往學校走去。但他沒有走進教堂，而是走到了河邊那片竹林裏。

雨沙沙沙打在竹葉上，然後從縫隙中滴落到他的禿頭上。他用手摸了摸頭，一臉沮喪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兩三隻羽毛豐滿的鴨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樂的樣子。

禿鶴撿起一塊瓦片，砸了過去，驚得那幾隻鴨子拍着翅膀往遠處游去。禿鶴又接二連三地砸出去六七塊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驚動不了那幾隻鴨子，他才罷手。他感到有點涼了，但直到上完一節課，他才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對父親說：「我不上學了。」

「有人欺負你了？」

「沒有人欺負我。」

「那為甚麼說不上學？」

「我就是不想上學。」

¹ 眼饞：饞，音慚。看見自己喜愛的食物，極想得到。

² 戳：音卓。用尖的東西刺或觸擊。

³ 捂住：捂，同搗，音潏。遮蓋住或封閉起來。

單元十二：成長

「胡說！」父親一巴掌打在禿鶴的頭上。

禿鶴看了父親一眼，低下頭哭了。

父親似乎突然明白了甚麼。他轉身坐到燈光照不到的陰影裏的一張凳子上，隨即，禿鶴的禿頭就映出了父親手中菸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第二天，父親沒有逼禿鶴上學去。他去鎮上買回幾斤生薑：有人教了他一個祕方，說是用生薑擦頭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長出頭髮來。他把這一點告訴了禿鶴。禿鶴就坐在凳子上，一聲不吭地讓父親用切開的薑片，在他的頭上來回擦着。父親擦得很認真，像一個想要讓顧客動心的銅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銅器。禿鶴很快就感到了一種火辣辣的刺痛。但禿鶴一動不動地坐着，任由父親用薑片去擦着。

桑桑他們再見到禿鶴時，禿鶴依然還是個禿子，只不過那禿頭有了血色，像剛喝了酒一樣。

不知是紙月還是香椿，當禿鶴走進教室時，聞到了一股好聞的生薑味，便輕輕說出聲來：「教室裏有生薑味。」

當時全班的同學都在，大家就一齊嗅鼻子，只聽見一片吸氣聲。隨即都說確實有生薑味。於是又互相地聞來聞去，結果是好像誰身上都有生薑味，誰又都沒有生薑味。

禿鶴坐在那兒不動。當他感覺到馬上可能就有一個或幾個鼻子順着氣味的來路嗅呀嗅的要嗅到他，並要嗅到他的頭上時，說了一聲「我要上廁所」，趕緊裝出憋不住¹的樣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河邊上，用手摳²了一把爛泥，塗在頭上，然後再用清水洗去。這樣反覆地進行了幾次，直到自己認為已經完全洗去生薑味之後，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過去了，禿鶴的頭上依然毫無動靜。

夏天到了，當人們盡量從身上、腦袋上去掉一些甚麼時，禿鶴卻戴着一頂父親特地從城裏買回來的薄帽，出現在油麻地人的眼裏。

二

桑桑是校長桑喬的兒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學的校園裏，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學是一色草房子。十幾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規則，又似乎是沒有規則地連成一片。它們分別用作教室、辦公室、老師的宿舍，或活動室、倉庫甚麼的。在這些草房子的前後或在這些草房子之間，總有一些安排，或一叢兩叢竹子，

¹ 憋不住：憋，音鼈（bit⁸）。忍不住的意思。

² 摳：音溝。用手指或細小的東西挖。

單元十二：成長

或三株兩株薔薇，或一片花開得五顏六色的美人蕉，或乾脆就是一小片夾雜着小花的草叢。這些安排，沒有一絲刻意的痕跡，彷彿是這個校園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這個樣子。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並不高大，但屋頂大大的，裏面很寬敞。用這種草房子實際上是很貴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麥秸¹蓋成的，而是從三百里外的海灘上打來的茅草蓋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長在海灘上，受着海風的吹拂與毫無遮擋的陽光的曝曬，一根一根地都長得很有韌性，陽光一照，閃閃發亮如銅絲，海風一吹，竟然能發出金屬般的聲響。這種草蓋成的房子，是經久不朽的。這裏的富庶人家，都攢²下錢來蓋這種房子。油麻地小學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鋪張，比這裏的任何一個人家的選草都嚴格，房頂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學的草房子裏，冬天是溫暖，夏天卻又是涼爽的。這一幢房子，在鄉野純淨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樸來，但當太陽凌空而照時，那房頂上金澤閃閃，又顯出一派華貴來。

桑桑喜歡這些草房子，這既是因為他是草房子裏的學生，又是因為他的家也在這草房子裏。

桑桑就是在這些草房子裏、草房子的前後及四方八面來顯示自己的，來告訴人們「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與別的孩子不大一樣，這倒不是因為桑桑是校長的兒子，而僅僅只是因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異想天開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為，是一貫的。桑桑想到自己有個好住處，他的鴿子卻沒有——他的許多鴿子還只能鑽牆洞過夜或孵小鴿子，心裏就起了憐憫，決心要改善鴿子們的住處。當那天父親與母親都不在家時，他叫來了阿恕與朱小鼓他們幾個，將家中的碗櫃裏的碗碟之類的東西統統收拾出來扔在牆角裏，然後將這個碗櫃抬了出來，根據他想像中的一個高級鴿籠的樣子，讓阿恕與朱小鼓他們一起動手，用鋸子與斧頭對它大加改造。四條腿沒有必要，鋸了；玻璃門沒有必要，敲了。那碗櫃本來有四層，但每一層都沒有隔板。桑桑就讓阿恕從家裏偷來幾塊板子，將每一層分成了三檔。桑桑算了一下，一層三戶「人家」，四層共能安排十二戶「人家」，覺得自己為鴿子們做了一件大好事，心裏覺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動了。當太陽落下，霞光染紅草房子時，這個大鴿籠已在他和阿恕他們的數次努力之後，穩穩地掛在了牆上。晚上，母親望着一個殘廢的碗櫃，高高地掛在西牆上成了鴿子們的新家時，她將桑桑拖到家中，關起門來一頓結結實實地揍。

但桑桑不長記性，僅僅相隔十幾天，他又舊病復發。那天，他在河邊玩耍，見有漁船在河上用網打魚，每一網都能打出魚蝦來，就在心裏希望自己也有一張網。但家裏並無一張網。桑桑心裏癢癢的，覺得自己非有一張網不可。他在屋裏

¹ 麥秸：秸，音皆。脫粒後的麥稈。

² 攢：音盞。積聚、積蓄的意思。

單元十二：成長

屋外轉來轉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帳。這明明是蚊帳，但在桑桑眼中，它分明是一張很不錯的網。他三下雨下就將蚊帳扯了下來，然後來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將蚊帳改製成了一張網，然後又叫來阿恕他們，用竹竿做成網架，撐了一條放鴨的小船，到河上打魚去了。河兩岸的人都到河邊上來看，問：「桑桑，那網是用甚麼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帳。」桑桑心裏想：我不用蚊帳又能用甚麼呢？兩岸的人都樂。女教師溫幼菊擔憂地說：「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在兩岸那麼多感興趣的目光注視下，他還是很興奮地沉浸在打魚的快樂與衝動裏。中午，母親見到竹藍裏有兩三斤魚蝦，問：「哪來的魚蝦？」桑桑說：「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甚麼打的？」「我就這麼打的唄¹。」母親忙着要做飯，沒心思去仔細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吃着魚蝦，吃着吃着，母親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甚麼打來的魚蝦？」桑桑借着嘴裏正吃着一隻大紅蝦，故意支支吾吾地說不清。但母親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將那隻蝦吃完了，又問：「到底用甚麼打來的魚蝦？」桑桑一手托着飯碗，一手抓着筷子，想離開桌子，但母親用不可違抗的口氣說：「你先別離開。你說，你用甚麼打的魚蝦？」桑桑退到了牆角裏。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邊有滋味地嚼着蝦，一邊高興地不住地擺動着雙腿，一邊朝着桑桑看着：「哥哥用網打的魚。」母親問：「他哪來的網？」柳柳說：「用蚊帳做的唄。」母親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間裏去。過不多一會兒，母親又走了出來，對着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後背罵了一聲。但母親並沒有追打。晚上，桑桑回來後，母親也沒有打他。母親對他的懲罰是：將他的蚊帳摘掉了。而摘掉蚊帳的結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渾身上下到處是紅包，左眼紅腫得發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陽才一露臉，天地間便瀰漫開無形的熱氣。而當太陽如金色的輪子，轟隆隆滾動過來，直滾到人的頭頂上時，天地間就彷彿變得火光閃閃了。河邊的蘆葦葉曬成了卷，一切植物都無法抵抗這種熱浪的襲擊，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頭。大路上，偶爾有人走過，都是匆匆的樣子，彷彿在這種陽光下一旦待久了，就會被燒着似的。會游泳與不會游泳的孩子，都被這難忍的炎熱逼進了河裏。因此，河上到處是喧鬧聲。

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幾個鐘頭了，現在他先到岸上來吃個香瓜，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門檻上一邊吃着，一邊看着母親拿了根藤條抽打掛了一院子的棉被與棉衣。他知道，這叫「曝伏」，就是在最炎熱的伏天裏將棉被棉衣拿到太陽光下來曬，只要曬上那麼一天，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會發霉。母親回屋去了。桑桑吃完瓜，正想再回到河裏去，但被突發的奇想留住了。他想：在這樣的天氣裏，我將棉衣棉褲都穿上，人會怎樣？他記得那回進城，看到賣冰棍的都將冰棍捂在棉套裏。他一直搞不清楚為甚麼被棉套死死捂着，冰棍反而不溶化。這個念頭纏住了他。桑桑這個人很容易被一些念頭纏住。

¹ 唄：音 be⁶。助詞，表示「罷了、不過如此」的意思。

單元十二：成長

不遠處，紙月正穿過玉米叢中的田埂¹，上學來了。紙月戴了一頂很好看的涼帽，一路走，一路輕輕地用手撫摸着路邊的玉米葉子。那時，玉米正吐着紅艷艷的或綠晶晶的穗子。紙月不太像鄉下的小女孩，在這樣的夏天，居然還是那麼白。她的臉以及被短袖衫和短褲留在外面的胳膊與腿，在玉米叢裏一晃一晃地閃着白光。

桑桑往屋裏瞥²了一眼，知道母親已在竹床上午睡了，就走到了院子裏。他汗淋淋的，卻挑了一件最厚的棉褲穿上，又將父親的一件肥大的厚棉襖也穿上了身。轉眼看到大木箱裏還有一頂父親的大棉帽子，自己一笑，走過去，將它拿出，也戴到了汗淋淋的頭上。桑桑的感覺很奇妙，他前後左右地看了一下，立即跑出院子，跑到教室中間的那片空地上。

那時，紙月也已走進了校園。

但桑桑裝着沒有看見她，順手操了一根竹竿，大模大樣地在空地上走。

首先發現桑桑的是蔣一輪老師。那時，他正在樹蔭下的一張竹椅上打盹³，覺得空地上似乎有個人在走動，一側臉，就看見了那樣一副打扮的桑桑。他先是不出聲地看，終於忍俊不禁，撲哧⁴一聲笑出來。隨即起來，把老師們一個一個地叫了出來：「你們快來看桑桑。」

過一會兒就要上課了，各年級的學生正陸續地走進校園。

桑桑為他們製造了一道風景。桑桑經常為人們製造風景。

紙月將身子藏在一棵粗壯的梧桐後，探出臉來看着桑桑。

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又似乎沒有看見。

空地周圍站了許多人，大家都興高采烈地看着。不知是誰「嗷⁵」了一聲，隨即得到響應，「嗷嗷」聲就在這七月的天空下面回響不止，並且愈來愈響。桑桑好像受到一種鼓舞，拖着竹竿，在這塊空地上，小瘋子一樣走起圓場⁶來。

過不一會兒，「嗷嗷」聲又轉換成很有節奏的「桑桑！桑桑……」

桑桑就越發起勁地走動，還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動作來。桑桑將這塊空地當做了舞台，沉浸在一種貫穿全身的快感裏。汗珠爬滿了他的臉。汗水流進了他的眼睛，使他睜不開眼睛。睜不開眼睛就睜不開眼睛，他就半閉着雙眼打着圓場。或許是因為雙眼半閉，或許是因為無休止地走圓場，桑桑就有了一種陶醉感，和那回偷喝了父親的酒之後的感覺一模一樣。

¹ 田埂：田間的硬子(田地裏稍稍高起的分界線，像狹窄小路)，用來分界並蓄水。

² 瞥：音撇。很快地看看。

³ 打盹：盹，音頓。坐着或靠着小睡。

⁴ 撲哧：音撲雌。象聲詞，形容笑聲。

⁵ 嗷：音敖。象聲詞，嘈雜聲或愁嘆聲。

⁶ 圓場：即跑圓場，指戲曲演員表演長途行走時，圍着舞台中心快步繞圈子。

單元十二：成長

四周是無數赤着的上身，而中間，卻是隆冬季節中一個被棉衣棉褲緊緊包裹的形象。有幾個老師一邊看，一邊在喉嚨裏咯咯地笑，還有幾個老師笑得彎下腰去，然後跑進屋裏喝口水，潤了潤笑乾了的嗓子。

桑桑這回是出盡了風頭。

正當大家看得如癡如醉時，油麻地小學又出現了一道好風景：禿鶴第一回戴着他父親給他買的帽子上學來了。

不知是誰第一個看到了禿鶴：「你們快看呀，那是誰？」

「禿鶴！」「禿鶴！」「是禿鶴！」

那時，禿鶴正沿着正對校門的那條路，很有派頭地走過來。

禿鶴瘦而高，兩條長腿好看倒也好看，但稍微細了一點。現在，這兩條長腿因穿了短褲，暴露在陽光下。他邁動着這樣的腿，像風一般，從田野上蕩進了校園。禿鶴光着上身，赤着腳，卻戴了一頂帽子——這個形象很生動，又很滑稽。或許是因為人們看桑桑這道風景已看了好一陣，也快接近尾聲了；或許是因為禿鶴這個形象更加絕妙，人們的視線彷彿聽到了一個口令，齊刷刷地從桑桑的身上移開，轉而來看禿鶴，就把桑桑冷落了。

禿鶴一直走了過來。他見到這麼多人在看他，先是有點小小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換到了另一樣的感覺裏。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有節奏地邁着長腿，直朝人群走來。現在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頂帽子：雪白的一頂帽子，這樣的白，在夏天就是顯得很稀罕、格外的顯眼；很精緻的一頂帽子，有優雅的帽舌，有細密而均勻的網眼。它就這樣戴在禿鶴的頭上，使禿鶴徒增了幾分俊氣與光彩。

彷彿來了一位貴人，人群自動地閃開。

沒有一個人再看桑桑。桑桑看到，梧桐樹後的紙月也轉過身子看禿鶴去了。桑桑彷彿是一枚棗子，被人有滋味地吃了肉，現在成了一枚無用的棗核被人唾棄在地上。他只好拖着竹竿，尷尬地站到了場外，而現在走進場裏來的是瀟灑的禿鶴。

三

當時，那純潔的白色將孩子們全都鎮住了。加上禿鶴一副自信的樣子，孩子們別無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視着。但僅僅過了兩天，他們就不再願意恭敬地看禿鶴了，心裏老有將那頂帽子摘下來再看一看禿鶴的腦袋的欲望。幾天看不見禿鶴的腦袋，他們還有點不習慣，覺得那是他們日子裏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點綴。

桑桑還不僅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他還有他自己的念頭。那天，是禿鶴的出現，使他被大家冷落了，他心裏一直在生氣。

這天下午，禿鶴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節課後，終於克制不住地一把將那

單元十二：成長

頂帽子從禿鶴的頭上摘了下來。

「哇！」先是一個女孩看到了，叫了起來。

於是無數對目光，像夜間投火的飛蛾，一齊聚到那顆已幾日不見禿頭上。大家就像第一次見到這顆腦袋一樣感到新奇。

禿鶴連忙一邊用一隻手擋住腦袋，一邊伸手向同桌叫着：「給我帽子！」

同桌不給，拿着帽子跑了。

禿鶴追過去：「給我！給我！給我帽子！」

同桌等禿鶴快要追上時，將帽子一甩¹，就見那帽子像隻展翅的白鴿飛在空中。未等禿鶴搶住，早有一個同學爬上課桌先抓住了。禿鶴又去追那個同學，等禿鶴快要追上了，那個同學如法炮製，又一次將那頂白帽子甩到了空中。然後是禿鶴四處追趕，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飛翔。這隻「白鴿」就成了一隻被許多人攆²着、失去落腳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即飛上天空的「白鴿」。

禿鶴苦苦地叫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帽子又一次地飛到了桑桑的手裏。桑桑往自己的頭上一戴，在課桌中間東挪西閃地躲避緊追不捨的禿鶴。桑桑很機靈，禿鶴追不上。等有了一段距離，桑桑就掉過頭來，將身子站得筆直，做一個立正舉手敬禮的樣子，眼看禿鶴一伸手就要奪過帽子了，才又轉身跑掉。

後來，桑桑將帽子交給了阿恕，並示意阿恕快一點跑掉。阿恕抓了帽子就跑，禿鶴要追，卻正好被桑桑堵在了走道裏。等禿鶴另尋空隙追出門時。阿恕已不知藏到甚麼鬼地方去了。

禿鶴在校園裏東一頭西一頭地找着阿恕：「我的帽子，我的帽子……」腳步越來越慢，越來越小，眼睛裏已有了眼淚。

阿恕卻早已穿過一片竹林，重新回到了教室。

桑桑對阿恕耳語了幾句，阿恕點點頭，抓了帽子，從後窗又跑了出去。而這時，桑桑將自己的書包倒空，揉成一團，塞到了背心裏，從教室裏跑出去，見了禿鶴，拍拍鼓鼓的胸前：「帽子在這兒！」轉身往田野上跑去。

禿鶴雖然已沒有甚麼力氣了，但還是追了過去。

桑桑將禿鶴引出很遠。這時，他再回頭往校園看，只見阿恕正在爬旗杆，都已爬上去一半了。

禿鶴揪³住了桑桑：「我的帽子！」

¹ 甩：音 lat⁷。扔的意思。

² 攆：音 lin⁵。驅逐，趕走。

³ 揪：音周。用手抓住或拉住的意思。

單元十二：成長

「我真的沒有拿你的帽子。」

禿鶴就將桑桑撲倒在田埂上：「我的帽子！」他掀起了桑桑的背心，見是一個皺巴巴的書包，打了桑桑一拳，哭了。

桑桑「哎喲」叫喚了一聲，卻笑了，因為，他看見那頂白色的帽子，已被阿恕戴在旗杆頂那個圓溜溜的木疙瘩¹上。

等禿鶴與桑桑一前一後回到校園時，全校的學生幾乎都已到了旗杆下，正用手遮住陽光在仰頭看那高高的旗杆頂上的白帽子。當時天空十分藍，襯得那頂白帽子異常耀眼。

禿鶴發現了自己的帽子。他推開人群，走到旗杆下，想爬上去將帽子摘下，可是連着試了幾次，都只是爬了兩三米，就滑跌在地上，倒引得許多人大笑。

禿鶴倚着旗杆，癱坐着不動了。他腦袋歪着，咬着牙，噙²着淚。

沒有人再笑了，並有人開始離開旗杆。

有風。風吹得那頂白帽子在旗杆頂上微微旋轉擺動，好像是一個人在感覺自己的帽子是否已經戴正。

蔣一輪老師來了，仰頭望了望旗杆頂上的帽子，問禿鶴：「是誰幹的？」

孩子們都散去了，只剩下阿恕站在那裏。

「你幹的？」蔣一輪問。

阿恕說：「是。」

禿鶴大聲叫起來：「不，是桑桑讓人幹的！」

禿鶴站起來，打算將桑桑指給蔣一輪看，桑桑卻一矮身子，躲到樹叢裏去了。

蔣一輪命令阿恕將帽子摘下還給禿鶴，禿鶴卻一把將阿恕摘下的帽子打落在地：「我不要了！」說罷，脖子一梗，直奔桑桑家，仰面朝天，將自己平擺在院子裏。

桑桑的母親出來問禿鶴怎麼了，禿鶴不答。桑桑的母親只好出來找桑桑。沒有找到桑桑，但她從其他孩子嘴裏問明了情況，就又回到了院子裏哄禿鶴：「好陸鶴，你起來，我饒不了他！」

禿鶴不肯起來，淚水分別從兩眼的眼角流下來，流到耳根，又一滴一滴落在泥土上，把泥土濕了一片。

後來，還是剛從外面回來的桑桑將禿鶴勸走。

桑桑從學校的樹叢裏鑽出去，又鑽到校外的玉米地裏，直到天黑也沒敢回

¹ 疙瘩：音迄搭。小球形或塊狀的東西。

² 噙：音禽。(嘴或眼)含着的意思。

單元十二：成長

家。母親也不去呼喚他回家，還對柳柳說：「不准去喊他回家，就讓他死在外面！」

起風了，四周除了玉米葉子的沙沙聲與水田裏的蛙鳴，就再也沒有其他聲響。

桑桑害怕了，從玉米地裏走到田埂上。他遙望着他家那幢草房子裏的燈光，知道母親沒有讓他回家的意思，很傷心，有點想哭。但沒有哭，轉身朝阿恕家走去。

母親等了半夜，見桑桑真的不回家，反而在心裏急了。嘴裏說着不讓人去喚桑桑回家，卻走到院門口去四處張望。

阿恕的母親怕桑桑的母親着急，摸黑來到了桑桑家：「桑桑在我家，已吃了飯，和阿恕一起上床睡覺了。」

桑桑的母親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裏的火頓時又起來了。對阿恕的母親說是讓桑桑回來睡覺，但當她將桑桑從阿恕的床上叫醒，讓他與她一起走出阿恕家，僅僅才走了兩塊地遠，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¹地亂叫。

桑喬早等在路口，說：「現在就去陸鶴家向人家道歉。」

當天夜裏，熟睡的禿鶴被父親叫醒，朦朦朧朧地見到了看上去可憐巴巴的桑桑，並聽見桑桑吭哧吭哧地說：「我以後再也不摘你的帽子了……」

四

禿鶴沒有再戴那頂帽子。禿鶴與大家的對立情緒日益加深。禿鶴換了念頭：我就是個禿子，怎麼樣！因為有了這個念頭，即使冬天來了，他本來是可以順理成章地與別人一樣戴頂棉帽子的，他也不戴。大冬天裏，露着一顆一毛不存的光腦袋，誰看了誰都覺得冷。他就這樣在寒風裏，在雨雪裏，頂着光腦袋。他就是要向眾人強調他的禿頭：我本來就是個禿子，我沒有必要瞞人！

這個星期的星期三上午，這一帶的五所小學，要在一起匯操，並要評出個名次來。這次匯操就在油麻地小學舉行。

油麻地小學從星期一開始，就每天上午拿出兩節課的時間來練習方陣、列隊、做操。一向重視名譽的桑喬，盯得很緊，並不時地大聲吼叫着發脾氣。這個形象與平素那個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渾身上下竟無一絲灰塵、褲線折得鋒利如刀的斯文形象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但只要遇到與學校榮譽相關的事情，他就會一改那副斯文的樣子，整天在校園裏跳上跳下，一見了不滿意的地方，就會朝老師與學生大聲地叫喊。他常弄得大家無所適從，要麼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一個個地消極怠工。這時候，他就獨自一人去做那件事，直累得讓眾人實在過意不去了，又一個個參加了進來。

¹ 呲牙咧嘴：呲同齜，音資。形容疼痛難忍的樣子。

單元十二：成長

桑喬是全區有名的校長。

「這次匯操，油麻地小學必須拿第一，哪個班出了問題，哪個班的班主任負責！」桑喬把老師們召集在一起，很嚴肅地說。

匯操的頭一天，桑桑他們班的班主任蔣一輪，將禿鶴叫到辦公室，說：「你明天上午就在教室裏呆着。」

禿鶴問：「明天上午不是匯操嗎？」

蔣一輪說：「你就把地好好地掃一掃，地太髒了。」

「不，我要參加匯操。」

「匯操人夠了。」

「匯操不是每個人都要參加的嗎？」

「說了，你明天就在教室裏待着。」

「為甚麼？」

蔣一輪用眼睛瞥了一下禿鶴的頭。

禿鶴低下頭朝辦公室外邊走。在將要走出辦公室時，他用腳將門「咚」的一聲狠踢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其他四所小學的學生，在老師們的嚴厲監督下，從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學的操場走來。歌聲此起彼伏，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熱氣騰騰的景象。

蔣一輪走到教室裏，並沒有看到禿鶴，就問班上同學：「見到陸鶴沒有？」

有同學說：「他在操場的台子上。」

蔣一輪聽罷，立即奔到操場，果然見到禿鶴正坐在本是給那些學校的校長們預備下的椅子上。他立即走上那個土台，叫道：「陸鶴。」

禿鶴不回頭。

蔣一輪提高了嗓門：「陸鶴！」

禿鶴勉強轉過頭去，但看了一眼蔣一輪，又把臉轉過去看台下那些來自外校的學生。

台下的學生們正朝着禿鶴指指點點，並在嘻嘻地笑。

蔣一輪拍了一下禿鶴的肩膀：「走，跟我回教室。」

禿鶴堅決不讓步：「我要參加匯操。」

「你也要參加匯操？」蔣一輪不自覺地在喉嚨裏笑了一聲。

這一聲笑刺痛了禿鶴，使禿鶴變得很怪，他站起來，走到台口去，朝下面的

單元十二：成長

同學齜着牙傻笑。

蔣一輪連忙追到台口：「跟我回教室，你聽到沒有？」

「我要參加匯操！」

蔣一輪只好說：「好好好，但你現在跟我回教室！」說着，連拖帶拉地將他扯下了台。

「我要參加匯操！」

蔣一輪說：「那你必須戴上帽子。」

「我沒有帽子。」

「我去給你找帽子。你先站在這裏別動。」蔣一輪急忙跑回宿舍，將自己的一頂閒置的棉帽子從箱子裏找出來，又匆匆忙忙地跑回來給禿鶴戴上了。

禿鶴將棉帽摘下，摸了摸自己的腦袋，又將棉帽戴上，然後譏諷而又古怪地一笑，站到已經集合好的隊伍裏去了。

匯操開始了，各學校的校長「一」字坐到了台上，露出一對對自得與挑剔的目光。

各學校都是精心準備好了到油麻地小學來一決雌雄的，一家一家地進行，一家一家都顯得紀律嚴明，一絲不苟。雖說那些孩子限於條件，衣服難免七長八短，或過於肥大又或過於短小，但還是整潔的。低年級的孩子，十有八九褲子下垂，彷彿隨時都有可能當眾滑落，在寒冬臘月裏露出光腚¹，但眼睛卻是瞪得溜圓，一副認真到家的樣子。各家水平相近，外行人不大看得出差異。但那些校長們很快就在心裏寫出了分數。

油麻地小學是東道主，最後一家出場。

當第四所小學進行到一半時，桑喬臉上就已露出一絲讓人覺察不到的笑容。因為就他所見到的前四家的水平來看，油麻地小學在這一次的匯操中拿第一，幾乎已是囊中取物。桑喬早把油麻地小學吃透了，很清楚地知道它在甚麼水平上。他不再打算看人家的表演，而是把目光轉移開去，望着場外正準備入場、躍躍欲試的油麻地小學的大隊伍。桑喬對榮譽是吝嗇的，哪怕是一點點小榮譽，他也絕不肯輕易放過。

第四所小學表演一結束，油麻地小學的隊伍風風火火、迅捷地佔領了偌大一個操場。

操場四周種植的都是白楊樹。它們在青灰色的天空下，筆直地挺立着。落盡葉子而只剩下褐色樹幹之後的白楊，顯得更為挺拔。

油麻地小學的表演開始了。一切正常，甚至是超水平發揮。桑喬的笑容已抑

¹ 光腚：腚，音定。屁股。

單元十二：成長

制不住地流露出來。他有點坐不住了，想站起來為油麻地小學的學生鼓掌。

當表演進行了大約三分之二，整個過程已進入最後一個高潮時，一直面孔莊嚴的禿鶴，突然地將頭上的帽子摘掉，扔向遠處。那是一頂黑帽子，當它飛過人頭時，讓人聯想到那是一隻遭到槍擊的黑烏鴉從空中跌落了下來。這使隊伍出現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緊接着，是場外的人，如久閉黑暗之中忽然一下看見了一盞大放光明的燈火，頓時被禿鶴那顆禿頭吸引住了。那時候的孩子上學，年齡參差不齊，禿鶴十歲才進小學門，本就比一般孩子高出一頭，此時，那顆禿頭就顯得格外突出。其他孩子都戴着帽子，並且都有一頭好頭髮。而他是寸毛不長，卻大光其頭。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很快產生。場外的哄笑，立即淹沒了站在台子上喊口令的那個女孩的口令聲，油麻地小學的學生們一下子失去了指揮，動作變得凌亂不堪。場外的笑聲又很快感染了場內的人，他們也一邊做着動作，一邊看着禿鶴的頭，完全忘記了自己為油麻地小學爭得榮譽的重任。先是幾個女生笑得四肢發軟，把本應做得很結實的動作，做得像檐口飄下來的水一樣不成形狀。緊接着是幾個平素就很不老實的男生趁機將動作做得橫七豎八，完全走樣。其中的一個男生甚至像打醉拳一般東搖西晃，把幾個女生撞得連連躲閃。

桑喬一臉尷尬。

只有禿鶴一人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全神貫注地做着應該做的動作，簡直是無可挑剔。做到跳躍動作時，只見他像裝了彈簧一樣，在地上輕盈地彈跳。那顆禿頭，便在空中一聳一落。當時，正是明亮的陽光從雲罅¹中斜射下來，猶如一個大舞台上的追光燈正追着那個演員，禿鶴的禿頭便在空中閃閃發亮。

桑喬也克制不住地笑了，但他很快地把笑凝在臉上。

就這樣，禿鶴以他特有的方式，報復了他人對他的輕慢與侮辱。

五

但禿鶴換得的是眾人對他的冷落，因為他使大家失去了榮譽，使油麻地小學蒙受了「恥辱」。孩子們忘不了那天匯操結束之後，一個個灰溜溜地從人家眼皮底下退到場外、退回教室的情景，忘不了事後桑喬的勃然大怒與劈頭蓋臉的訓斥。

禿鶴想討好人家。比如朱淼淼的紙飛機飛到房頂上去夠不着了，禿鶴就「吭哧吭哧」地搬了兩張課桌再加上一張長凳，爬到了房頂上，將紙飛機取了下來。但朱淼淼並未接過禿鶴雙手遞過來的紙飛機，看也不看地說：「這架飛機，我本來就不要了。」禿鶴說：「挺好的一架飛機，就不要了。」他做出很惋惜的樣子，然後拿了紙飛機，到草地上去放飛。本來就是一架不錯的紙飛機，飛得又高又飄，在空中忽高忽低地打旋，遲遲不落。他做出玩得很快活的樣子，還「嗷嗷嗷」地叫，但他很快發現，別人並沒有去注意他。他又放飛了幾次，然後呆呆地看着那

¹ 罅：音喇（la³）。裂縫。

單元十二：成長

架紙飛機慢慢地飛到水塘裏去了。

這天，禿鶴獨自一人走在上學的路上，被一條從後面悄悄地追上來的野狗狠咬了一口，他「哎喲」叫喚了一聲，低頭一看，小腿肚已鮮血如注。等他抓起一塊磚頭，那野狗早已逃之夭夭了。他坐在地上，歪着嘴，忍着疼痛，從路邊掐¹了一枚麻葉，輕輕地貼在傷口上。然後，他找了一根木棍拄着，一瘸²一拐地往學校走。等快走到學校時，他把一瘸一拐的動作做得很大。他要誇張誇張。但，他看到，並沒有人來注意他。他又不能變回應有的動作上，就把這種誇大了的動作一直堅持着做到教室。終於，有一個女生問他：「你怎麼啦？」他大聲地說：「我被狗咬了。」於是，他不管那個女生是否想聽這個被狗咬的故事，就繪聲繪色地說起來：「那麼一條大狗，我從沒有見到的一條大狗，有那麼長，好傢伙！我心裏正想着事呢，牠悄悄地、悄悄地就過來了，刷的一大口，就咬住了我的後腿肚上……」他坐了下來，蹣起那條傷腿，將麻葉剝去了：「你們來看看這傷口……」真是個不小的傷口，還清晰地顯出狗的牙印。此刻，他把那傷口看成一朵迷人的花。有幾個人過來看了看，轉身就走了。他還在硬着頭皮說這個故事，但，並沒有太多的人理會他。這時，蔣一輪夾着課本上課來了，見了禿鶴：「你坐在那裏幹甚麼？」禿鶴說：「我被狗咬了。」蔣一輪轉過身去一邊擦黑板一邊說：「被狗咬了就叫了喲。」禿鶴很無趣，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又是一個新學年。一些孩子躡個兒³了，而另一些孩子卻原封不動：一些孩子的成績突飛猛進，而另一些孩子的成績卻直線下降；一些孩子本來是合穿一條褲子都嫌肥的好朋友，現在卻見面不說話了，甚至想抓破對方的臉皮……因為這些原因，新學年開始時，照例要打亂全班，重新編組。

禿鶴想：「我會編在哪個小組呢？會與桑桑編在一個小組嗎？」他不太喜歡桑桑，常在心裏說：「你不就是校長家的兒子嗎？」但他又覺得桑桑並不壞，與桑桑一個小組也行。「會與香椿編在一個小組嗎？」他覺得香椿不錯，香椿是班上最通人情的女孩，但香椿的姐姐腦子出了問題，常離家出走，搞得香椿心情也不好，常沒心思答理人。「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說與香椿一個小組吧，或許我還能幫她出去找她姐姐呢。」

但，誰也沒有想到要和禿鶴編在一組。禿鶴多少有點屬於自作多情。

等各小組的初步名單已在同學間傳來傳去時，那些得知禿鶴就在他們小組的同學，就一起找到蔣一輪：「我們不要禿鶴。」

蔣一輪糾正道：「陸鶴。」

一個女生說：「叫陸鶴也好，叫禿鶴也好，這都無所謂，反正我們不要他。」

¹ 掐：音峽（hap⁸）。手指用力夾；用指甲按或截斷。

² 瘸：音騎。腿腳有毛病，走路時身邊平衡。

³ 躡個兒：躡，音村。身材在短時間裏明顯地長高。

單元十二：成長

蔣一輪說：「誰告訴你們，他與你們就是一個小組的呢？瞎傳甚麼！」

蔣一輪等把這幾個孩子打發走之後，用鉛筆把禿鶴的名字一圈，然後又畫了一道槓¹，將他插進了另一個小組。那道槓，就像一根繩子拽²着禿鶴，硬要把他拽到另一個地方去。這個小組的同學又知道了禿鶴被分給他們了，就學上面的那個小組的辦法，也都來找蔣一輪。就這麼搞來搞去的，禿鶴成了誰也不要的人。其實，大多數人對禿鶴與他們分在一個小組，倒也覺得無所謂，但既然有人不要了，他們再要，就覺得是撿了人家不稀罕要的，於是也不想要了。

蔣一輪將禿鶴叫到辦公室：「你自己打算分在哪一個組？」

禿鶴用手指摳着辦公桌。

「你別摳辦公桌。」

禿鶴就把手放下了。

「願意在哪一個組呢？」

禿鶴又去摳辦公桌了。

「讓你別摳辦公桌就別摳辦公桌。」

禿鶴就又把手放下了。

「你自己選擇吧。」

禿鶴沒有抬頭：「我隨便。」說完，就走出了辦公室。

禿鶴沒有回教室。他走出校園，然後沿着河邊，漫無目標地往前走，一直走到那個大磚窯³。當時，磚窯頂上還在灌水。一窯的磚燒了三七十二天，現在都已燒熟了。再從頂上慢慢地灌上七天的水，就會落得一窯的好青磚。熟坯⁴經了水，就往外散濃烈的熱氣，整個窯頂如同被大霧瀰漫了。從西邊吹來的風，又把這乳白色的熱氣往東颳來。禿鶴迎着這熱氣，一步一步地走過去。後來，他爬到離窯不遠的一堆磚坯上。他完全被籠罩在熱氣裏。偶爾吹來一陣大風，吹開熱氣，才隱隱約約地露出他的身體。誰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別人。禿鶴覺得這樣挺好。他就這麼坐着，讓那濕潤的熱氣包裹着他，撫摸着他……

六

春節即將來臨，油麻地小學接到上頭的通知：春節期間，將舉行全鄉四十三所中小學的文藝匯演。這種匯演，基本上每年一次。

¹ 槓：音降。較粗的棍子。

² 拽：音曳。拉、拖、牽引的意思。

³ 窯：音搖。燒磚、瓦、陶器等物的建築物。

⁴ 熟坯：坯，音杯。燒熟的陶器、硅瓦。

單元十二：成長

油麻地小學自從由桑喬擔任校長以來，在每年的大匯演中都能取得好的名次。如今，作為辦公室的那幢最大的草房子裏，已掛滿了在大匯演中獲得的獎狀。每逢遇到匯演，油麻地小學就不得安寧了。各班級有演出才能的孩子，都被抽調出來，在臨時當作排練場地的又一幢草房子裏，經常成日成夜地排練。那些孩子有時累得睜不開眼睛，桑喬就用鼓槌¹猛烈地敲打鼓邊，大聲叫着：「醒醒！醒醒！」於是那些孩子就一邊揉着惺忪的眼睛，一邊又迷迷糊糊地走上場，想不到台詞或說錯台詞的事常有。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時，眾人就爆笑，而在爆笑聲中，那個還未清醒過來的孩子就會清醒過來。桑喬除了大聲吼叫之外，在大多數情況之下，都是小心翼翼地呵護着這些能夠為油麻地小學爭得榮譽的孩子的。其他同學要經常參加學校的勞動，而這些孩子可以不參加。每學期評獎，這些孩子總會因為參加了油麻地小學的文藝宣傳隊而討一些便宜。夜裏排練結束後，他會讓老師們統統出動，將這些孩子一一護送回家。他本人背着孩子走過泥濘的鄉村小道或走過被冰雪覆蓋的獨木小橋，也是常有的事情。

桑桑和紙月都是文藝宣傳隊的。

因為是年年爭得好名次，所以對油麻地小學來說，再爭得好名次，難度就越來越大了。

「今年必須爭得小學組第一名！」桑喬把蔣一輪等幾個負責文藝宣傳隊的老師召到他的辦公室，不容商量地說。

「沒有好本子。」蔣一輪說。

「沒有好本子，去找好本子。找不到好本子，就自己寫出好本子。」桑喬說。

蔣一輪去了一趟縣城，找到縣文化館，從老同學那裏取回來一些本子。油麻地小學的策略是：大人的戲，小孩來演，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桑喬說：「你想想，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戴頂老頭帽，叨²着一支煙袋，躬着個身子在台上去；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穿一件老大媽的藍布褂兒，挎³着個竹籃子，雙手扣着在台上走，這本身就是戲。」他讓蔣一輪他們今年還是堅持這一策略。因此，蔣一輪從縣文化館取回來的，全是大人的戲。他把這些本子看過之後，又交給桑喬看。桑喬看後，又與蔣一輪商量，從中選了兩個小戲。其中一個，是桑喬最看得上的，叫《屠橋》。屠橋是個地名。劇情實際上很一般：屠橋這個地方有一天來了一個連的偽軍，他們在這裏無惡不作，欺壓百姓。那天夜裏來了一支追剿⁴他們的隊伍，將他們全都堵住在被窩裏。桑喬看上這個本子的原因是因為裏頭有許多讓人不得不笑的場面。幾個主要角色很快分配好了，那支追剿隊伍的隊長由杜小康扮演，十八歲的姑娘由紙月扮演，偽軍連長由柳三下扮演。

¹ 槌：音捶。敲打用具。

² 叨：音刁。用嘴銜住。

³ 挎：音胯。把東西掛在肩上或腰裏。

⁴ 剿：音沼。討伐，消滅。

單元十二：成長

蔣一輪刻鋼板，將本子印了十幾份，都分了下去。下面的環節，無非是背台詞、對台詞、排練、綵排，直至正式演出。

一切都很順利。杜小康是男孩裏頭最瀟灑又長得最英俊的，演一身英氣的追剿隊隊長，正合適。紙月演那個秀美的有點讓人憐愛的小姑娘，讓人無話可說，彷彿這個紙月日後真的長成一個十八歲的姑娘時，也就是那樣一個姑娘。柳三下演得也不錯，一副下流坯子¹的樣子，也演出來了。

等到綵排了，蔣一輪才發現一件事沒有考慮到：那個偽軍連長，在劇本裏頭是個大禿子。連長必須是個禿子，因為裏頭許多唱詞與道白，都要涉及到禿子，甚至劇情都與禿子有關。如果他不是一個禿子，這個劇本也就不成立了。反過來說，這個劇本之所以成立，也正是因為這個連長不是一般的連長，而是一個禿子連長。

桑喬這才發現，他當時所看好的這個本子具有令人發笑的結果，原來全在於這個連長是個大禿子。

「這怎麼辦？」蔣一輪問。

「不好辦。」

「就當柳三下是個禿子吧。」

「你拉倒吧，他那一頭的好頭髮，長得像雜草似的茂盛。他一上台，別人不看他的臉，就光看他的頭髮了。」桑喬想像着說：「他往台上這麼一站，然後把大蓋帽一甩，道：『我楊大禿瓢，走馬到屠橋……』」

蔣一輪噗哧笑了。

桑喬說：「老辦法，去找個豬尿泡套上。」

「哪兒去找豬尿泡？」

「找屠夫丁四。」

「丁四不好說話。」

「我去跟他說話。」

第二天，桑喬就從丁四那裏弄來一個豬尿泡。

柳三下聞了聞，眉頭皺成一團：「騷！」

桑喬說：「不騷，就不叫豬尿泡了。」他拿過豬尿泡來，像一位長官給一位立功的下屬戴一頂軍帽那樣，將那個豬尿泡慢慢地套在柳三下的頭上。

柳三下頓時成了一個禿子。

於是，大家忽然覺得，《屠橋》這個本子在那裏熠熠生輝。

¹ 坯子：坯，音杯。指青少年。

單元十二：成長

綵排開始，正演到節骨眼上，豬尿泡爆了，柳三下的黑頭髮露出一綹¹來。那形象，笑倒了一片人。

桑喬又從丁四那裏求得一個豬尿泡，但用了兩次，又爆了。

「跟丁四再要一個。」蔣一輪說。

桑喬說：「好好跟丁四求，他倒也會給的。但，我們不能用豬尿泡了，萬一匯演那天，正演到一半，它又爆了呢？」

「你是想讓柳三下剃個大光頭？」

「也只有這樣了。」

蔣一輪對柳三下一說，柳三下立即用雙手捂住自己的頭：「那不行，我不能做禿鶴。」彷彿不是要剃他的髮，而是要割他的頭。

「校長說的。」

「校長說的也不行。他怎麼不讓桑桑剃個禿子呢？」

「桑桑拉胡琴，他又不是演員。」

「反正，我不能剃個禿子。」

桑喬來做了半天工作，才將柳三下說通了。但下午上學時，柳三下又反口了：「我爸死活也不幹。他說再過幾天就要過年了，我怎麼能是個禿頭呢？」

桑喬只好去找柳三下的父親。柳三下的父親是這個地方有名的一個固執人，任你桑喬說得口乾舌燥，他也只是一句話：「我家三下，誰也不能動他一根汗毛！」

眼看着就要匯演了，油麻地小學上上下下就為這麼一個必須的禿頭而苦惱不堪。

「只好不演這個本子了。」桑喬說。

「不演，恐怕拿不了第一名，就數這個本子好。」蔣一輪說。

「沒辦法，也只能這樣了。」

很快，油麻地小學的學生都傳開了：《屠橋》不演了。大家都很遺憾。

禿鶴在一旁靜靜地聽着，不說話。

傍晚，孩子們都放學回去了，禿鶴卻不走，在校園門口轉悠²。看到桑桑從家裏走出來，他連忙過去：「桑桑。」

「你還沒有回家？」

「我馬上就回來。你給我送個紙條給蔣老師好嗎？」

¹ 一綹：綹，音柳。量詞，一束的意思。

² 轉悠：漫無目的地閒逛。

單元十二：成長

「有甚麼事嗎？」

「你先別管。你就把這個紙條送給他。」

「好吧。」桑桑接過紙條。

禿鶴轉身離開了校園，不一會工夫就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

蔣一輪打開禿鶴的紙條，那上面工工整整地寫着：

蔣老師：

我可以試一試嗎？

陸鶴

蔣一輪先是覺得有點好笑，但抓紙條的雙手立即微微顫抖起來。

桑喬看到這個紙條時，也半天沒有說話，然後說：「一定讓他試一試。」

禿鶴從未演過戲，但禿鶴決心演好這個戲。他用出人意料的速度，將所有台詞背得滾瓜爛熟。

不知是因為禿鶴天生就有演出的才能，還是這個戲在排練時禿鶴也看過，他居然只花一個上午就承擔起了角色。

在參加匯演的前兩天，所有參加匯演的節目，先給油麻地小學的全體師生演了一遍。當禿鶴上場時，全場掌聲雷動，孩子們全無一絲惡意。

禿鶴要把戲演得更好。他把這個角色要用的服裝與道具全都帶回家中。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那個偽軍連長，到院子裏，借着月光，反反覆覆地練着：

小姑娘，快快長，

長大了，跟連長，

有得吃有得穿，還有花不完的現大洋……

他將大蓋帽子提在手裏，露着光頭，就當紙月在場，驢拉磨似的旋轉着，數着板。那個連長出現時，是在夏日。禿鶴就是按夏日來打扮自己的。但眼下卻是隆冬季節，寒氣侵入肌骨。禿鶴不在意這個天氣，就這麼不停地走，額頭竟然出汗了。

到燈光明亮的大舞台演出那天，禿鶴已胸有成竹。《屠橋》從演出一開始，就得到了台下的掌聲；接下來，掌聲不斷。當禿鶴將大蓋帽甩給他的勤務兵，禿頭在燈光下鋥¹光發亮時，評委員已經感覺到，桑喬又要奪得一個好名次了。

禿鶴演得一絲不苟。他腳蹬大皮靴，一隻腳踩在凳子上，從桌子上操起一把茶壺，喝得水往脖子裏亂流，然後腦袋一歪，眼珠子瞪得鼓鼓的：「我楊大禿瓢，

¹ 鋥：音撐。物品經過擦磨後變得閃爍耀眼。

單元十二：成長

走馬到屠橋……」

在與紙月周旋時，一個凶惡，一個善良；一個醜陋，一個美麗，對比十分強烈。可以說，禿鶴把那個角色演絕了。

演出結束時，油麻地小學的師生只管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而當他們忽然想到禿鶴時，禿鶴早已不見了。

問誰，誰也不知道禿鶴的去向。

「大家立即分頭去找。」桑喬說。

是桑桑第一個找到禿鶴。那時，禿鶴正坐在小鎮水碼頭最低的石階上，望着被月光照得波光粼粼¹的河水。

桑桑一直走到他眼前，在他身邊蹲下：「我是來找你的，大家都在找你。」

桑桑聽到了禿鶴的啜泣聲。

油麻地小學的許多師生都找來了。他們沿着石階走了下來，對禿鶴說：「我們回家吧。」

桑喬拍了拍他的肩：「走，回家去。」

禿鶴用嘴咬住指頭，想不讓自己哭出聲來，但哭聲還是抑制不住地從喉嚨裏奔湧而出，幾乎變成了嚎啕大哭。

紙月哭了，許多孩子也都哭了。

純淨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學的師生們，也照着世界上一個最英俊的少年……

曹文軒《草房子》（上），台北：民生報社，1998年12月。

¹ 粼粼：音倫。形容水的明淨。

細馬

曹文軒

一

與桑桑家關係最密切的人家，是邱元龍邱二爺家。

邱二爺家獨自住在一處，離桑桑家倒不算很遠。

邱家早先開牙行，也是個家底厚實的人家。後來牙行不開了，但邱二爺仍然做掮客，到集市上介紹牛的買賣。姓王的要買姓李的牛，買的一方吃不準那條牛的脾性，不知道那牛有無暗病，這時就需要有一個懂行的中間人作保；而賣的一方，總想賣出一個好價錢，需要一個懂行的中間人來幫助他點明他家這條牛的種種好處，讓對方識貨。邱二爺這個人很可靠。他看牛，也就是看牛，絕不動手看牙口，或拍胯骨，看了，就知道這條牛在甚麼樣的檔次上。賣的，買的，只要是邱二爺做介紹人，就都覺得這買賣公平。邱二爺人又厚道，不像一些掮客為一己利益而淨靠嘴皮子去鼓動人賣，或鼓動人買。他只說：「你花這麼多錢買這頭牛，合適。」或說：「你的這條牛賣這麼多錢，合適。」賣的，買的，都知道邱二爺對他們負責。因此，邱二爺的生意很好，拿的佣金也多。

邱二媽是油麻地有名的俏二媽。油麻地的人們都說，邱二媽嫁到油麻地時，是當時最美的女子。邱二媽現在雖然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依舊很有光彩。邱二媽一年四季總是一塵不染的樣子。邱二媽的頭髮天天都梳得很認真，搽了油，太陽一照，發亮。髮髻盤得很講究，彷彿是盤了幾天才盤成的。髻上套上了黑網，插一根鑲了玉的簪子。那玉很潤，很亮。

邱二爺與邱二媽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家：好房子、好庭院、好家甚。

但這個家有一個極大的缺憾：沒有孩子。

這個缺憾對於邱二爺與邱二媽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他們該做的都做了，但最終還未能有一個孩子。當他們終於不再抱希望時，就常常會在半夜裏醒來，然後，就在一種寂寞裏，一種對未來茫然無底的恐慌裏，一種與人丁興旺的人家相比之後而感到的自卑裏，悽悽惶惶地等到天亮。望着好房子、好庭院、好家甚，他們更感到這一切實在沒有多大意思。

當初，邱二媽在想孩子而沒有孩子，再見到別人家的孩子時，竟克制不住地表示她的喜歡。她總是把這些孩子叫回家中，給他們花生吃或紅棗、柿餅吃。如果是還在母親懷抱中的孩子，她就會對那孩子的母親說：「讓我抱抱。」抱了，就不怎麼肯放下來。但到了終於明白絕對不可能再有孩子時，她忽然對孩子淡漠了。她嫌孩子太鬧，嫌孩子弄亂了她屋子裏的東西。因此，有孩子的人家就提醒自己的孩子：「別去邱二媽家，邱二媽不喜歡孩子進她家裏。」

當他們忽然在一天早上感到自己已經老了，而身邊必須有一個年輕的生命時，他們預感到一種悲哀正在向他們一步一步地走來。他們幾乎已經望見了一個淒涼的老年。

單元十二：成長

他們想起了生活在江南一個小鎮上的邱二爺的大哥：他竟有四個兒子。

於是，邱二爺帶着他與邱二媽商量的幾夜之後而確定的一個意圖——從邱大家過繼一個兒子——出發了。

僅隔十天，邱二爺就回到了油麻地。他帶回了本章的主人公，一個叫細馬的男孩。

這是邱大最小的兒子，一個長得很精神的男孩，大額頭，雙眼微瞇，眼珠微黃，但亮得出奇，兩顆門牙略大，預示着長大了，是一個有大力氣的男人。

然而，邱二媽在見到細馬之後僅僅十分鐘，就忽然從單純地觀看一個男孩的喜歡裏走了出來，換了一副冷冰冰的臉色。

邱二爺知道邱二媽為甚麼抖落出這副臉色。他在邱二媽走出屋子、走進廚房後不久，也走進了廚房裏。

邱二媽在刷鍋，不吭聲。

邱二爺說：「老大只同意我把最小的這一個帶回來。」

邱二媽把舀水的瓢扔到了水缸裏：「等把他養大了，我們的骨頭早變成灰了。」

邱二爺坐在凳子上，雙手抱着頭。

邱二媽說：「他倒會盤算。大的留着，大的有用了。把小的給了人，小的還得花錢養活他。我們把他養大，然後再把這份家產都留給他。我們又圖個甚麼？你大哥也真會拿主意！」

「那怎麼辦？人都已被我領回來了。」

「讓他玩幾天，把他再送回去。」

「說得容易，我把他的戶口都遷出來了，在我口袋裏呢。」

邱二媽刷着鍋，刷着刷着就哭了。

這時細馬站在廚房門口，操一口邱二爺和邱二媽都不太聽得懂的江南口音問：「院子裏是一棵甚麼樹？」

邱二爺去看邱大，到過江南好幾回，勉強聽得懂江南話，說：「烏柏。」

「上面是一個鳥窩嗎？」

「是個鳥窩。」

「甚麼鳥的窩？」

「喜鵲。」

「樹上沒有喜鵲。」

「牠們飛出去了。」

單元十二：成長

細馬就仰頭望天空。天空沒有喜鵲，只有鴿子。他一邊望，一邊問：「誰家的鴿子？」

「桑桑家的。」

「桑桑是個大人嗎？」

「跟你差不多大。」

「他家遠嗎？」

「前面有座橋，在橋那邊。」

「我去找他玩。」

邱二爺剛要阻止，細馬已經跑出院子。

桑桑見到了細馬。起初細馬很有說話的欲望，但當他發現他的話很難讓桑桑聽得懂之後，就不吭氣了，很陌生地站在一旁看着桑桑餵鴿子。

細馬走後，桑桑對母親說：「他是一個江南小蠻子。」

邱二爺領着細馬來找桑喬，說細馬轉學的事。桑喬問：「讀幾年級？」

邱二爺說：「該讀四年級了，跟桑桑一樣。」

桑喬說：「你去找蔣一輪老師，就說我同意了。」

蔣一輪要摸底，出了幾張卷子讓細馬做。卷子放在蔣一輪的辦公桌上，細馬坐在蔣一輪坐的椅子上，瞪着眼睛把卷子看了半天，才開始答。答一陣，又停住了，挖一挖鼻孔，或摸一摸耳朵，一副很無奈的樣子。蔣一輪收了卷子，看了看，對桑喬說：「細馬最多只能讀三年級。」

邱二媽來到桑桑家，對桑喬說：「還是讓他讀四年級吧。」

桑喬說：「怕跟不上。」

邱二媽說：「我看他也不是個讀書的料，就這麼跟着混混拉倒了。」

桑喬苦笑了一下：「我再跟蔣老師說說。」

細馬就成了桑桑的同學。

細馬被蔣一輪帶到班上時，孩子們都用一種新鮮但又怪異的目光去看他。因為他是從遙遠的地方來的一個小蠻子。

細馬和禿鶴合用一張課桌。

細馬看了看禿鶴的頭，笑了，露出幾顆大門牙。

禿鶴低聲道：「小蠻子！」

細馬聽不懂，望望他，望望你，意思是說：這個禿子在說甚麼？

單元十二：成長

孩子們就笑了起來。

細馬不知道孩子們在笑甚麼，覺得自己似乎也該跟着笑，就和孩子們一起笑。

孩子們便大笑。

禿鶴又說了一句：「小蠻子！」

細馬依然不知道禿鶴在說甚麼。

孩子們就一起小聲叫了起來：「小蠻子！」

細馬不知為何竟也學着說了一句：「小蠻子。」

孩子們立即笑得東倒西歪。桑桑笑得屁股離開了凳子，凳子失去平衡，一頭翹了起來，將坐在板凳那頭的一個孩子掀倒在地上。孩子跌了一臉的灰，心裏想惱，但這時一直在擦黑板的蔣一輪轉過身來：「笑甚麼？安靜！上課啦！」

笑聲這才漸漸平息下來。

課上了一陣，一直對細馬的學習程度表示疑慮的蔣一輪打算再試一試細馬，就讓他站起來讀課文。蔣一輪連說了三遍，這才使細馬聽明白老師是在讓他唸那篇課文。他吭哧了半天，把書捧起來，突然用很大的聲音開始朗讀。他的口音，與油麻地的口音實在相差太遠了，油麻地的孩子們連一句都聽不懂，只剩得一個嘰哩呱啦。

蔣一輪也幾乎一句未聽得懂。他試圖想聽懂，神情顯得非常專注，但無濟於事。聽到後來，他先是覺得好笑，再接着就有點煩了。

細馬直讀得額上暴出青筋，脖子上的青筋更像吹足了氣一樣鼓了起來，滿臉通紅，並且一鼻頭汗珠。

蔣一輪想擺手讓他停下，可見他讀得很賣力，又不忍讓他停下。

孩子們就在下面笑，並且有人在不知甚麼意思的情況下，偶爾學着細馬說一句，逗得大家大笑，轉眼見到蔣一輪一臉不悅，才把笑聲吞回肚裏。

蔣一輪雖然聽不懂，但蔣一輪能從細馬的停頓、吭哧以及重複中聽出，細馬讀這篇課文，是非常吃力的。

孩子們在下面不是偷偷地笑，就是交頭接耳地說話，課堂裏亂糟糟的。

蔣一輪終於擺了擺手，讓細馬停下，不要再讀下去了。

細馬從蔣一輪臉上明確地看到了失望。他不知想表達一個甚麼意思，反覆地向蔣一輪重複着一句話。蔣一輪無法聽懂，搖了一陣頭，就用目光看孩子們，意思是：你們聽懂了嗎？下面的孩子全搖頭。細馬終於明白了：他被扔到了一個無法進行語言溝通的世界。他焦躁地看了幾十雙茫然的眼睛，低下頭去，感覺到了一個啞巴才有的那種壓抑與孤單的心情。

單元十二：成長

蔣一輪擺了擺手，讓細馬坐了下去。

後來的時間裏，細馬就雙目空空地看着黑板。

下了課，孩子們覺得自己憋了四十五分鐘，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不是大聲地尖叫，就是互相用一種猶如一壺水燒沸了，壺蓋兒撲撲地跳動的速度說話，整個校園，噪得聽不清人語。

細馬卻獨自一人靠在一棵梧桐樹上，在無語的狀態裏想着江南的那個小鎮、那個小學校、那些與他同操一種口音的孩子們。

下一節是算術課，細馬又幾乎一句未能聽懂別人說的話。

第二天，細馬一想到上課，心裏就有點發憊，不想去上學了。但邱二爺不允許，他只好又不太情願地來到學校。他越來越害怕講話，一日一日地孤僻起來。過了七八天，他說甚麼也不肯去上學了。邱二爺想，耽誤一兩天，也沒有甚麼，也就由他去了。但過了三四天，還不見他有上學的意思，就不答應了，將他拖到學校。當他被邱二爺硬推到教室門口，看到一屋子的孩子在一種出奇的寂靜中看他時，他感到一種更深刻的陌生，用雙腳抵住門檻，賴着不肯進去，被邱二爺在後腦勺上猛擊了一巴掌，加上蔣一輪伸過手去拉了他一下，他才坐回到禿鶴的身旁。

蔣一輪和其他所有老師，唯恐使細馬感到難堪，就顯得小心翼翼，不再在課堂上讓細馬站起來讀書或發言。孩子們也不再笑他，只是在他注意時悄悄地看着他，也不與他講話。這樣的局面，只是進一步強化了細馬的孤單。

細馬總是站在孩子群的外邊，或是看着同學們做事，或是自己去另尋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天，桑桑回家對母親說：「細馬總在田頭上，與那群羊在一起玩。」

母親就和桑桑一起來到院門口，朝田野上望去，只見細馬坐在田埂上，那些羊正在他身邊安閒地吃着草。那些羊彷彿已和細馬很熟悉了，在他身邊蹭來蹭去的，沒有一隻走遠。

母親說：「和細馬玩去吧。」

桑桑站着不動。因為，他和細馬在一起時，總是覺得很生疏。無話可說，是件很難受的事情。不過，他還是朝細馬走去了。

在一次小測驗之後，細馬又不來上學了。因為無法聽懂老師的講解，他的語文、算術成績幾乎就是零。那天，放了學，他沒有回家，直接去了田野上，走到羊群裏。他坐下後，就再也沒有動。

邱二爺喊他回去吃飯，他也不回。

邱二媽來到學校，問蔣一輪，細馬在學校是犯錯誤了還是被人欺負了。蔣一輪就把小測驗的結果告訴了她。邱二媽說：「我看，這書念跟不念也差不多了。」

單元十二：成長

邱二爺也就沒有再將細馬拖回學校。他知道，細馬原先在江南時就不是一個喜歡讀書的孩子。他既然不肯讀書，也就算了。

邱二媽對邱二爺說：「你可得向他問清楚了，到底還讀不讀書，不要到以後說是我們不讓他讀書的。」

邱二爺走到田野上，來到細馬身旁，問：「你真的不想讀書了？」

細馬說：「不想。」

「想好了？」

「想好了。」細馬把一隻羊摟住，也不看邱二爺一眼，回答說。

那天，邱二媽看到河邊停了一條賣山羊的大船，就買下十隻小山羊，對細馬說：「放羊去吧。」

二

每天早晨，當桑桑他們背着書包上學時，細馬卻趕着那十隻山羊，到田野上牧羊去了。

細馬好像還挺樂意。那十隻小山羊，活蹦亂跳，一隻隻如同小精靈一般，一忽兒跑，一忽兒跳，一忽兒又互相打架，給細馬帶來了許多快樂。細馬一面用一根樹枝管着牠們，一面不住地跟牠們說話：「走了，走了，我們吃草去了……多好的草呀，吃吧，吃吧，快點吃吧，再不吃，人家的羊就要來吃了……別再鬧了，在草地上躺一會兒，曬曬太陽多好……你們再這樣偷吃人家菜園裏的草，被人家打了，我發誓，再也不管你們了……」細馬覺得羊們是能聽得懂他的話的，也只有羊能聽得懂他的話。每逢想到這一點，細馬就對油麻地小學的學生耿耿於懷：他們連我的話都聽不懂；他們就不知道他們的話說得有多難聽！他就在心中暗暗地嘲笑他們讀課文時那種腔調：說的甚麼話呀，一個個都是大舌頭，一個個好像都堵了一鼻孔鼻涕！

細馬似乎很喜歡這兒的天地。那麼大，那麼寬廣的大平原。到處是莊稼和草木，到處是飛鳥與野兔甚麼的。有那麼多條大大小小的河，有那麼多條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歡看魚鷹捕魚，喜歡聽遠處的牛哞哞長叫，喜歡看幾個獵人帶了幾隻長腿細身的獵狗在麥地或棉花地裏追捕兔子，喜歡聽蘆葦叢裏一種水鳥有一聲無一聲地很哀怨地鳴叫，喜歡看風車在野風裏發狂的旋轉……他就在片田野上，帶着他的羊，或乾脆將牠們暫時先放下不管，到處走。一切都是有趣的。他樂意去做許多事情：追逐一條狗，在小水塘裏捉幾條魚，發現了一個黃鼠狼的洞，就用竹片往洞的深處挖……

這樣過了一些日子，細馬忽然覺得這一切又不再有甚麼趣味了。當他聽到從油麻地小學傳來的讀書聲、吵鬧聲時，他就會站在田野上，向油麻地小學長久地

單元十二：成長

張望。然而，他又不願意再回到學校讀書。

冬天到了，因為平原沒有甚麼遮攔，北風總是長驅直入，在原野上肆無忌憚地亂撲亂捲。細馬雖然不必天天將羊們趕到田野上，但他得常常拿一把小鏟刀去河坡、田埂上割那些已經枯萎了的草或漏割的豆秸，然後背回來餵羊。北風像冰碴兒一般銳利地劃着他的手、他的臉。沒有幾天，他的手就裂口了，露出紅艷艷的肉來。晚上，邱二媽燒一盆熱水，邱二爺就把細馬拉過來，讓他將雙手放在熱水裏長時間地浸泡，然後擦乾，再讓他塗上蛤蚧油。但即使這樣，細馬的手仍在北風中不時產生出一種切割樣的疼痛。每逢此時，他就對那些坐在門上掛了厚厚草帘的教室中讀書的孩子們產生一種嫉妒、一種敵意。

冬天過去，細馬已基本上能聽得懂油麻地人「難聽的」話了。但，細馬依然沒有去學校上學。一是因為邱二媽並未提出讓他再去讀書，二是細馬覺得，自己落了一個學期的課，跟是不可能跟上了，除非留級，而細馬不願意這樣丟人。細馬還是放他的羊。雖然細馬心裏並不喜歡放羊。

細馬越來越喜歡將羊群趕到離油麻地小學比較近的地方來放。現在，他不在乎油麻地小學的孩子們用異樣的目光來看他。他甚至喜歡挑戰性地用自己那雙眦眼去與那些目光對視，直至那些目光忽然覺得有點發虛而不再去看他。他在油麻地首先學會的是罵人的話，並且是一些不堪入耳的罵人的話。他知道，這些罵人的話，最能侮辱對方，也最能傷害和刺激對方。當一個孩子向他的羊群投擲泥塊，或走過來逗弄他的羊，他就會去罵他們。他之所以罵他們，一是表明他討厭他們，二是表明他現在也能講油麻地的話了。油麻地的孩子們都已感覺到，這個江南小蠻子是一個很野蠻的孩子。知道了這一點，也就沒有太多的孩子去招惹他。這使細馬很失望。他希望有人來招惹他，然後他好去罵他們。他甚至在內心渴望着跟油麻地小學的某一個孩子狠狠地打一架。

孩子們看出了這一點，就更加小心地躲避着他。

細馬把羊群趕到油麻地小學的孩子們上學必須經過的路口。他讓他的羊在路上拉屎撒尿。女孩子們既怕羊，又怕他，就只好從田裏走。男孩子們不怕，硬是要走過來。這時若驚動了他的羊，他就要罵人。如果那個挨罵的男孩不答應他的無理，要上來與他打架，他就會感到十分興奮，立即迎上去，把身體斜側給對方，昂着頭說：「想打架嗎？」那個男孩就有可能被他這般挑釁的氣勢嚇住，就會顯得有點畏縮。他就會對那個男孩說：「有種的就打我一拳！」有幾個男孩動手了，但都發現細馬是一個非常有力氣的孩子，加上他在打架時所表現出的凶樣，糾纏了一陣，見着機會，就趕緊擺脫了他，逃掉了事。六年級有一個男孩仗着自己身高力大，不怕他的凶樣，故意過來踢了一隻羊的屁股。細馬罵了一句，就衝了過去。那個男孩揪住他的衣服，用力甩了他兩個圓圈，然後雙手一鬆，細馬就往後倒去，最後跌坐在地上。細馬順手操起兩塊磚頭。兩個小孩打架打急了眼，從地上抓磚頭要砸人的有的是，但十有八九是拿着磚頭嚇唬人。磚頭倒是抓得很緊，但並不敢砸出去。膽大的知道對方不敢砸，就在那裏等他過來。這一方就抓着磚

單元十二：成長

頭奔過來了，把磚頭揚起來。膽大的也有點害怕，但還是大聲地說：「你敢砸我！你敢砸我！」抓磚頭的這一個就說：「我就敢砸你！」嘴硬，但末了也不敢砸。膽大的也有點發虛，怕萬一真的砸出來，就走開了。但細馬卻是來真的。他對準那個高個子男孩，就扔出去一塊磚頭。那高個兒男孩一躲閃，就聽見磚頭刷的從他的耳邊飛了過去。眼見着細馬拿了磚頭衝過來，一副絕對真幹的樣子，男孩嚇得掉頭直往校園裏跑。細馬又從地上撿了一塊磚，一手提一塊，並不猛追，咬着牙走進了校園。嚇得高個男孩到處亂竄，最後竟然藏到女生廁所裏，把前來上廁所的幾個女孩子嚇得哇哇亂叫。細馬沒有找到那個高個男孩，就提着磚頭走到校園外面，坐在路上，一直守到放學。高個男孩回不去家，只好跑到小河邊上，讓一個放鴨子的老頭用船把他送過河去。

油麻地小學的老師就交代各班同學：不要去惹細馬。

但禿鶴還是去惹了細馬。結果，兩人就在路上打起來了。禿鶴打不過細馬，被細馬騎在身上足有一個小時。細馬就是不肯放開他。有人去喊蔣一輪。蔣一輪過來，連說帶拉，才把細馬弄開。禿鶴鼻子裏流着血，哭喪着臉跑了。

傍晚，桑喬找了邱二爺和邱二媽，說了細馬的事。

晚上，邱二媽就將細馬罵了一頓。細馬在挨罵時，就用割草的鐮刀，一下子一下子往烏柏樹上砍，將烏柏樹砍了許多眼。邱二媽過來，將鐮刀奪下，扔進了菜園，就對邱二爺嚷嚷：「誰讓你將他帶回來的！」

邱二爺過來，打了一下細馬的後腦勺：「吃飯去！」

細馬不吃飯，鞋都不脫，上了自己的床，把被子蒙在頭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邱二媽從一開始就覺得，細馬不是一個一般的孩子。她從他的睜眼裏看出，這已是一個有了心機的孩子。當她這樣認為時，細馬在她眼裏就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大人了。現在這個大人衝着他們的一筆家產突然地來了。邱二媽從一開始，就對細馬是排斥的。

五月的一天，邱二媽終於對細馬叫了起來：「你回去吧，你明天就回你家去！」

事情的發生與桑桑有關。

這是一個星期天，細馬正在放羊，桑桑過來了。現在，桑桑幾乎是細馬唯一的朋友。桑桑和細馬在田野上玩耍時，桑桑說：「我們去鎮上玩吧。」

細馬說：「去。」

桑桑和細馬丟下那群羊，就去鎮上了。兩人在鎮上一人買了一塊燒餅，一邊吃，一邊逛，到吃午飯的時間了，還沒有想起來回家。又逛了一陣，正想回家，桑桑看到天上有群鴿子落在一個人家的房頂上。桑桑見了鴿子，就邁不開腿，拉了細馬，就去那個人家看鴿子。也就是看鴿子。但桑桑光看，就能看得忘了自己。

單元十二：成長

細馬對誰都凶，可就是很順從桑桑。他就蹲在牆根下，陪着桑桑。主人見兩個孩子看他們家的鴿子，一看就是一兩個小時，心裏就生了疑，過來打量他倆。細馬碰了碰桑桑的胳膊。桑桑看到了一對多疑的目光，這才和細馬匆匆走出鎮子往家走。

在細馬離開羊群的這段時間裏，羊吃了人家半條田埂的豆苗。

邱二媽向人家賠了禮，將羊趕回羊圈裏。

細馬回來了。他很餓，就直奔廚房，揭了鍋蓋，盛了滿滿一大碗飯，正準備坐在門檻上扒飯，邱二媽來了：「你還好意思吃飯？」

細馬端着碗，不知是吃好還是不吃好。

「你吃飯倒是挺能吃的，才多大一個人，一頓能扒尖尖兩碗飯！可讓你幹點活，就難了！你放羊放到哪兒去了？我告訴你，我們養不起你！」邱二媽說完，去桑桑家了。

細馬端着碗，眼淚就流了下來，淚珠啪嗒啪嗒地掉在飯碗裏。他突然轉過身，把飯碗擱到了灶台上，走出了廚房，來到屋後。

屋後是邱二爺家的自留地。一地的麥子剛剛割完，一捆捆麥子，都還擱在地裏，未扛回院子裏。

細馬下地，扛了一捆麥子，就往院子裏走。他扛了一捆又一捆，一刻也不停歇。

當時是下午四點，陽光還在強烈地照射着平原。細馬汗淋淋地背着麥捆，臉被曬得通紅。幾道粗粗的汗痕，掛在臉上。他脫掉了褂子，露出光脊樑。太陽的照曬，麥芒的刺戳，加上汗水的腌泡，使他覺得渾身刺撓，十分難受，但細馬一直背着麥捆，一聲不吭。

桑桑的母親見到了，就過來說：「細馬，別背了。」

細馬沒有回答，繼續背下去。

桑桑的母親就過來拉細馬，細馬卻掙脫了。她望着細馬的背影說：「你這孩子，也真犟！」

邱二媽走過來說：「師娘，你別管他，由他去。」

桑桑來了。母親給了他一巴掌：「就怪你。」

桑桑也下地了，他要幫細馬，也扛起麥捆來。

桑桑的母親回家忙了一陣子事，出來看到細馬還在背麥捆，就又過來叫細馬：「好細馬，聽我話，別背了。」

桑桑也過來：「細馬，別背了。」

單元十二：成長

細馬抹了一把汗，搖了搖頭。

桑桑的母親就一把拉住他。桑桑也過來幫母親推他。細馬就拼命掙扎，要往地裏去，眼睛裏流出兩行淚水，喉嚨裏嗚咽着。三個人就在地頭糾纏着。

邱二媽叫着：「你回去吧，你明天就回你家去！」

桑桑的母親就回過頭來：「二媽，你也別生氣，就別說甚麼了。」

這時，邱二爺從外面回來了，聽桑桑的母親說了一些情況，說：「還不聽師娘勸！」

細馬卻還是像一個小牛犢一樣，企圖掙出桑桑和他母親的手。

這時走來了桑喬。他沒有動手：「你們把他放了。細馬，我說話有用嗎？」

被桑桑和他母親鬆開了的細馬，站在那兒，不住地用手背擦眼淚。

桑喬這才過來拉住細馬的手：「來，先到我家去，我們談談。」

邱二爺說：「聽桑校長的話，跟桑校長走。」

細馬就被桑喬拉走了。

這裏，邱二媽哭了起來：「師娘，我命苦哇……」

桑桑的母親就勸她回去，別站在地頭。

邱二媽倚在地頭的一棵樹上，哭着說着：「他才這麼大一點的人，我就一句說不得了。等他長大了，我們還能指望得上他嗎？」

桑桑的母親勸了邱二媽半天，才把她勸回家。

當天晚上，細馬就住在桑桑家。

三

細馬確實是一個很有主意的男孩。他已暗暗準備離開油麻地，回他的江南老家。他去辦戶口的地方，想先把自己的戶口遷出來。但人家笑話他：「一個小屁孩子，也來遷戶口。」根本不理他。他就在那裏軟磨硬抗。管戶口的人見他不走，便說：「我要去找你家的大人。」他怕邱二爺知道他的計畫，這才趕緊走掉。他也曾打算不管他的戶口了，就這麼走了再說，但無奈自己又沒有路費。現在，他已開始積攢路費。他把在放羊時捉的魚或摸的螺螄賣得的錢，把邱二爺給他買糖塊的錢，全部悄悄地藏在床下的一只小瓦罐裏。

當然，細馬在暗暗進行這一計畫時，也是時常猶豫的。因為，他已越來越感到邱二爺是喜歡他的，並且越來越喜歡。他不會游泳，而這裏到處是河。邱二爺怕他萬一掉進河裏——這種機會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也實在太多了——就教他學游泳。邱二爺站在水中，先是雙手托着他的肚皮，讓他在水中撲騰，然後，

單元十二：成長

僅只用一隻手托住他的下巴，引他往前慢慢地游動。一連幾天，邱二爺就這麼耐心地教他。邱二爺是好脾氣。細馬終可以脫開邱二爺的手，向前游動了，雖然還很笨拙，還很吃力，僅僅能游出去丈把遠。那天，邱二爺在河邊坐着，看着他游，後來想起一件甚麼事來，讓細馬不要游遠了，就暫時回去了。細馬突然起了要跟邱二爺淘氣一下的心思，看着邱二爺的背影，悄悄躲到了水邊的蘆葦叢裏。邱二爺惦記水中的細馬，很快返回，見水面上沒有細馬，一驚：「細馬！細馬……」見無人答應，眼前只是一片寂靜的水面，邱二爺又大喊了一聲「細馬」，就縱身跳進水中。他發了瘋地在水中亂抓亂摸。在水底下實在憋不住了，才冒出水面：「細馬！細馬……」他慌亂地叫着，聲音帶着哭腔。細馬鑽出蘆葦叢，朝又一次從水底冒出來的邱二爺露出了大門牙，笑着。邱二爺渾身顫抖不已。他過來，揪住細馬的耳朵，將他揪到了岸上，然後操起一根棍子，砸着細馬的屁股。這是細馬來到油麻地以後，邱二爺第一次揍他——第一次揍就揍得這麼狠。細馬哭了起來，邱二爺這才鬆手。細馬看到邱二爺好像也哭了。這天深夜，細馬覺得有人來到了他的床邊。他半睜開眼睛，看到邱二爺端着一盞小油燈，正低頭查看着他被棍子砸過的屁股。邱二爺走了。他看着昏暗的燈光映照下的邱二爺的背影消失在門口，然後閉上雙眼。不一會兒，就有淚珠從眼縫裏擠了出來。細馬想起，邱二爺去江南向他的父親提出想要一個孩子，而他的父親決定讓邱二爺將他帶走時，邱二爺並沒有嫌他太小，而是歡喜地將一隻粗糙的大手放在他的腦袋上，彷彿他此次來，要的就是他。而當他聽父親說要將他送給二叔時，他也沒有覺得甚麼，彷彿這是一件早商量好了的事情。他在那隻大手下站着，直覺得那隻大手是溫暖的……

細馬甚至也不在心裏恨邱二媽。除了與他隔膜和冷淡，邱二媽實際上對任何人都顯得十分溫和、和善。誰家缺米了，她會說：「到我家先量幾升米吃吧。」若是一個已經借過米但還未還的，不好意思來，她就會量個三升五升的米，主動送上人家的門：「到收了稻子再還吧。」桑桑的母親要納一家人的鞋底，邱二媽就會對桑桑的母親說：「讓我幫你納兩雙。」她納的鞋底，針線又密又緊，鞋底板得像塊鐵，十分結實。桑桑腳上穿的鞋，鞋底差不多都是邱二媽納的……

但細馬還是計畫着走。

夏天過去之後，細馬與邱二媽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衝突。邱二媽向邱二爺大哭：「你必須馬上將他送走！」

邱二爺是老實人。邱二爺與邱二媽成家之後，一般都聽邱二媽的。他們家，是邱二媽作主，邱二爺只是隨聲附和而已。他想想細馬在油麻地生活得也不快活，也不想再為難細馬了，就對細馬說：「你要回去，就回去吧。」他去把細馬的戶口遷了出來。

這以後的好幾天，邱二媽總不說話。因為，當她終於知道，細馬真的馬上要離去時，她心中又有另一番說不清楚的感覺了。她甚至覺得，她原來並不是多麼地不喜歡細馬。她在給細馬收拾東西時，收拾着收拾着，就會突然停住，然後很

單元十二：成長

茫然地望着那些東西。

說好了這一天送細馬走的。但就在要送他走的頭兩天，天氣突然大變。一天一夜的狂風暴雨，立即給平原蒙上了滯災的陰影。原以為隔一兩天，天會好起來，但後來竟然一連七八天都雨水不絕。或傾盆大雨，或滴滴答答地下個不止，七八天裏，太陽沒有出來過一分鐘。河水一天一天地在漲高，現在已經漫上岸來。稻田已被淹沒，到處白茫茫。地勢高一些的稻田，只能看見少許稻葉在水面上無奈地搖曳。

道路都沒有了。細馬暫時走不了。細馬似乎也不急着走了。望着止不住的雨水，他並無焦急的樣子。

桑桑這幾天，總和細馬在一起。他們好像很喜歡這樣的天氣。他們各人拿了一根木棍，在水中試探着被水淹掉了的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覺得非常有趣。兩人一不小心，就會走到路外邊，滑到比路基低得多的缺口或池塘裏，弄得一身濕淋淋的。細馬回到家，邱二媽就趕緊讓他換上乾衣。細馬換了乾衣，禁不住外頭桑桑的召喚，又拿了木棍試探着，走出門去。這時，邱二媽就在家點起火，將細馬剛換下的衣服晾在鐵絲上，慢慢烘烤着。這時，邱二媽就在心裏想：馬上，細馬又要濕淋淋地回來了。

雨根本沒有停息的意思。天空低垂，彷彿最後一顆太陽已經永遠地飄逝，從此，天地間將陷入綿延無窮的黑暗。雨大時，彷彿天河漏底，厚厚實實的雨幕，遮擋住了一切：樹木、村莊……就只剩下了這厚不見底的雨幕。若是風起，這兩飄飄灑灑，猶如巨瀑。空氣一天一天緊張起來。到處在築壩、圍堤。壩中又有壩，堤中又有堤，好像在準備隨時往後撤退。桑桑和細馬撐着小船，去看過一次大壩。他們看見至少有二十隻從上面派來的抽水機船，正把水管子擱在大壩上，往外抽水。那一排水管，好似一門一門大炮，加上機器的一片轟鳴和水聲，倒讓桑桑和細馬激動了半天。隨時會聽到報警的鑼聲。人們聽到鑼聲，就說：「不知哪兒又決口了。」

油麻地小學自然屬於這地方的重點保護單位，早已將它連同一片住戶圍在了壩裏。這壩外面還有大範圍的壩。

邱二爺家在大壩裏。

桑桑的母親對邱二媽說：「萬一大壩出了事，你們就住到我家來。」面對着還在不斷上漲的水，人心惶惶。

但孩子們總也緊張不起來。這個水世界，倒使他們感到有無窮的樂趣。他們或用洗澡的木盆，或脫脆摘下門板來，坐在上面，當作小船划出去。他們沒有看見過海，但想像中，海也就是這個樣子：白茫茫，白茫茫，一望無邊。不少人家的屋中已經進水，鯉魚跳到鍋台上的事情也已經聽說。

桑桑和細馬一人拿了一把魚叉。他們來到水稍微淺一些的地方，尋找着從河

單元十二：成長

裏沖上來的鯉魚。他們走着走着，隨時都可能驚動一條大魚，只見牠箭一樣射出去，留下一條長長的水痕。兩個人歡快地水中喊叫。

細馬馬上要走了。他沒有想到在他將要離去時，竟能碰上如此讓他激動的大水。他和桑桑一起，整天在水中玩耍，實在是開心極了。細馬要抓住他在油麻地的最後時光，痛痛快快玩。

邱二媽站在桑桑家門口，對桑桑的母親嘆息道：「這兩個小的，在一起玩一天是一天了。」

這天夜裏，桑桑正在熟睡中，隱隱約約地聽見到處有鑼聲和喊叫聲。母親點了燈過來，推着桑桑：「醒醒，醒醒，好像出事了。」這裏正說着，門被急促地敲響了：「校長，師娘，開門哪！」

門一打開，是邱二爺、邱二媽和細馬濕淋淋地站在那裏。

邱二爺說：「大壩怕是決口了。」

邱二媽哭着：「師娘，我們家完了。」

桑喬也起來了，問：「進多深的水了？」

「快齊脖子了，還在漲呢。」邱二爺說。

母親叫他們趕快進屋。

油燈下，所有的人都是一副恐懼的樣子。桑桑的母親總是問桑喬：「這裏面的一道壩撐得住嗎？」桑喬說不好，就拿了手電走了出去。兩個孩子也要跟着出去。桑喬說：「去就去吧。」

三個人走了一會，就走到了壩上，往外一看，水快要越過壩來了。壩上有不少人，到處是閃閃爍爍的燈光。

這天夜裏，邱二媽幾乎沒合眼，總在啼哭，說她的命真的很苦。

邱二爺一副木呆呆的樣子，斜倚在桑桑家為他和邱二媽臨時搭起的鋪上。邱家的這份家產，經這場大水泡上幾日，大概也就不值幾文錢了。

與桑桑合睡一床的細馬似乎心情也忽然沉重起來，不停地翻身，弄得桑桑一夜沒有睡好。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邱二爺和邱二媽就爬上壩去看他們的房子。隨即，邱二媽就癱坐在堤上哭起來。

桑桑的母親和桑桑的父親都過來看，看到邱二爺的家已大半沉在水裏了。

細馬也爬到壩上。他蹲在那裏，默默地看着水面上的屋脊、煙囪上立着的一隻羽毛潮濕的水鳥。

那份在邱二媽眼裏，細馬以及細馬的父親就是衝着它來的家產，真的應了一

單元十二：成長

句話：泡湯了。

四

大水差不多在一個月後，才完全退去。

田裏的稻秧，已經全部淹死。到處爛乎乎的，幾天好太陽一曬，空氣裏散發着一股腐爛的氣息。

邱二爺家的房屋，地基已被水泡鬆，牆也被水泡酥，屋體已經傾斜，是非拆不可了。現在只能勉強住着。屋裏的家具，十有八九已被泡壞。邱家幾代傳下的最值錢的一套紅木家具，雖然在第二天就被邱二爺和細馬、桑桑打撈上來，弄到油麻地小學的教室裏，但因浸了水，榫鬆了，變形了。

這幾天，桑桑就盡量與細馬待在一起。因為他知道，道路一通，細馬馬上就要離去了。

邱二爺不想再留細馬多待些日子了，對邱二媽說：「給他收拾收拾吧。」

邱二媽說：「早收拾好了。你早點送他回去吧。」

這天一大早，細馬就來桑桑家告別了。

桑喬把手放在細馬肩上很久：「別忘了油麻地。」

桑桑的母親說：「有空回來看看二爺二媽。」

桑桑不知道說甚麼，就在那兒傻站着。

細馬上路了。

大家都來送行。

邱二媽只把細馬送到路上，就回去了。桑桑的母親看到了，對細馬說了一聲「一路好好走」，就轉過身去看邱二媽。邱二媽正在屋裏哭，見了桑桑的母親說：「說走就走了……」淚珠就順着她顯然已經蒼老了的臉往下滾。

細馬走後，桑桑一整天都是一副落寞的樣子。

邱二爺把細馬送到縣城，給細馬買了一張長途汽車票，又買了一些路上吃的東西。邱二爺很想將細馬一直送回家，但他有點羞於見到細馬的父親。再則，細馬已經大了，用不着他一直送到底了。

離上車時間還早，兩人坐在長途汽車站的候車室裏，都默然無語。

細馬上車後，將臉轉過去看邱二爺。他看到邱二爺的眼睛潮濕着站在秋風裏，一副疲憊而衰老的樣子。細馬還發現，邱二爺的背從未像今天這樣駝，肩胛從未瘦得像今天這樣隆起，臉色也從未像今天這樣枯黑——枯黑得就像此刻在秋風中飄忽的梧桐老葉。

單元十二：成長

細馬將臉轉過去哭了。

車開動之後，細馬又一次轉過臉來。他看到了一雙淒苦的目光……

傍晚，邱二爺回來了。這天晚上，他和邱二媽感到了一種無底的空虛和孤寂。老兩口一夜未睡。清淡的月光，從窗外照進來，也把窗外的一株竹影投進來，直投在他們的臉上。秋風一吹，竹子一搖，那些影子就虛虛幻幻地晃動着。

一夜，他們幾乎無語。只是邱二媽問了一句：「孩子不知走到哪兒了。」邱二爺回答了一句：「我也說不好呢。」

第二天黃昏時，桑桑正幫着將邱二爺的幾隻在河坡上吃草的羊趕回邱二爺家時，偶然抬頭一看，見路上正走過一個背着包袱的孩子來。他幾乎驚訝得要跳起來：那不是細馬嗎？但他不相信，就揉了揉眼睛，雙腳不由自主地往前走着，仔細地看着：細馬！就是細馬！他扔掉手中趕羊的樹枝，翻過大堤，一路往邱二爺家跑，一邊跑，一邊大叫：「細馬回來了！細馬回來了……」

桑喬正站在校門口問：「你說是誰回來了？」

桑桑腳步不停：「細馬！是細馬回來了！」他一口氣跑到邱二爺家，對邱二爺和邱二媽說：「二爺，二媽，細馬、細馬……細馬他……他回來了……」

邱二爺和邱二媽站在那兒不動，像在夢裏。

「細馬回來啦！」桑桑用手指了一下黃昏中的路，然後迎着細馬跑過去。

邱二爺和邱二媽急匆匆地跑到門口，朦朦朧朧地看到，大路上，真的有一個孩子背着包袱正往這邊走過來。

等邱二爺和邱二媽跑到路口時，桑桑已背着包袱，和細馬走到他們的跟前……

五

細馬是在車開出去一個小時後下的車。

車在路上，細馬眼前總是出現邱二爺的目光。油麻地的一切，也都在他心裏不住地閃現。他終於叫了起來：「不好啦，我把東西落在車站啦！」駕駛員將車停下後，他就拿了包袱下了車，然後坐在路上，又攔了一輛回頭的車，就又回到了縣城。

當天晚上，一家人除了哭哭笑笑，就是邱二媽不時地說：「你回來幹嗎？你回來幹嗎？」就不知再說些其他甚麼。

第二天，邱二媽看着隨時都可能坍塌的房子，對邱二爺說：「還是讓他回去吧。」

細馬聽到了，拿了根樹枝，將羊趕到田野去了。

單元十二：成長

幾天後，邱二爺的房子就全推倒了。好好一幢房子，眨眼的工夫，就只剩下一堆廢墟。眼見着天氣一天涼似一天，就臨時搭了一個矮屋。一家人倒也並不覺得甚麼，日子過得平平常常、歡歡喜喜的。邱二媽仍是一塵不染的樣子，在家燒飯、種菜，細馬放羊，邱二爺有集市時就去集市上當他的捐客，沒有集市時，就到田裏做些農活。一有空，一家三口總要走到橋來，到桑桑家來玩。有時，細馬晚上過來，與桑桑待在一起，覺得還沒有待得過癮，就站在河邊喊：「我不回去睡覺啦！」就睡在桑桑的床上。

一天，桑桑跑回來對母親說：「細馬不再叫二爺二媽了，改叫爸爸媽媽了。」

細馬晚上再過來，桑桑的母親就問：「聽說細馬不再叫二爺二媽了，改叫爸爸媽媽了？」

細馬臉微微一紅，走到一邊，跟桑桑玩去了。

油麻地又多一戶平常而自足的人家。

但就在這年冬天，邱二爺病倒了。實際上邱二爺早在夏天時，就有了病兆：吃飯時，老被噎住，要不，吃下去的東西，不一會兒又吐出來。秋天將盡時，他就日見消瘦下來，很快發展到一連幾天不能吃進去一碗粥。但邱二爺堅持着，有集市時仍去集市做捐客。他只想多多地掙錢。他必須給細馬留下一幢像樣一點的房子。入冬後的一天，他在集市上暈倒了，臉在磚上磕破了，流了不少血。是人把他扶回了家。第二天，邱二媽要找人將邱二爺護送到城裏看病。邱二爺堅決地拒絕了：「不要瞎花那個錢，我知道我得了甚麼病。」夜裏，他對邱二媽說：「我得了絕症。細馬他爺爺就是得的這個病。是根本治不好的。」但邱二媽不聽他的，到處求醫問藥。後來，聽說一個人吃中藥把這病吃好了，就把人家的方子要過來，去鎮上抓了幾十服中藥。這時，已是臘月了。

這天早上，細馬沒有放羊，卻拿了一把鎬、一隻竹籃離開了家門。

桑桑問：「你去哪兒？要幹甚麼？」

細馬說：「中藥裏頭，得放柳樹鬚子，我去河邊刨柳樹鬚子。」

桑桑的母親正好走過來，說：「桑桑，你去幫細馬一起刨吧。」

這一年的冬天冷得有點異常。河裏結了厚冰，讓人無法汲水。因此，一早上，到處傳來用榔頭敲冰砸洞的聲音。整個世界，都凍得硬邦邦的，彷彿天上的太陽都被凍住了。風倒不大，但空氣裏注滿了寒氣。

細馬和桑桑在河邊找到了一棵柳樹。

細馬揮鎬砸下去，那凍土居然未被敲開，只是留下一道白痕。細馬往手上啐了一口唾沫，咬着牙，用了更大的勁，又將鎬砸了下去。這一回，鎬尖被卡在凍土裏。細馬將鎬晃動了半天，才將它拔出來。

不一會兒，桑桑就看到，細馬本來就有裂口的手，因連續受到劇烈震動，流

單元十二：成長

出血來。血將鎬柄染紅了。桑桑就把竹籃子扔在地上，從細馬手中奪過鎬來，替換下細馬。但桑桑沒有細馬力氣大，進展很慢。細馬說：「還是我來吧。」就又搶過了鎬。

這柳樹的根彷彿就沒有鬚子，刨了那麼大一個坑，樹根都露出一大截來了，還未見到鬚子。桑桑很疑惑：能弄到柳樹鬚子嗎？但細馬不疑惑，只管一個勁地去刨。頭上出了汗，他把帽子扔在地上，頭在冷空氣裏，飄散着霧狀的熱氣。他又把棉襖也脫下了。

總算見到了柳樹鬚子。一撮一撮的，像老頭的鬍子。

桑桑說：「這一棵柳樹的鬚子，就夠了。」

細馬說：「不夠。」因為細馬在挑這些柳樹鬚子時很苛刻。他只要白嫩白嫩的，像一條條細白的蟲子一樣的鬚子。黑的，或紅的，一概不要。一棵柳樹，他也就選了一二十根。

細馬穿好棉襖，戴上帽子，扛了鎬，又去找第二棵柳樹。

桑桑幾次說：「夠了，夠了。」

但細馬總是說：「不夠，不夠。」

桑桑很無奈，只好在寒風裏陪伴着細馬。

到了中午，竹籃子裏，已有大半筐柳樹鬚子。那鬚子在這冰天雪地，生命都似乎被凍結了的冬季，實在是好看。那麼白，那麼嫩，一根一根，彷彿都是活的，彷彿你一不留神，它們就會從竹籃裏爬出去。太陽一照，就彷彿盛了半竹籃細細的銀絲。

邱二媽看見這大半竹籃柳樹鬚子時，眼睛紅了。

可是，邱二爺未能等到春季來臨，就去世了。臨去時，他望着細馬，眼睛裏只有歉疚與深深的遺憾，因為他終於沒有能夠給細馬留下一幢好房子。

送走邱二爺以後，邱二媽倒也不哭，彷彿悲傷已盡，已沒有甚麼了。她只是一天到晚地沈默着，做她該做的事情；給細馬燒飯，給細馬洗衣服，夜裏起來給細馬蓋被細馬蹬翻了的被子，晚上端上一木盆熱水讓細馬將腳放進去，然後她蹲下去給他好好搓洗……

邱二媽在神情恍惚了十幾天之後，這天一早，就來到桑桑家，站在門口問桑桑的母親：「師娘，你看見二爺了嗎？」

桑桑的母親趕緊拉住邱二媽的手，道：「二媽，你先進來坐一會兒。」

「不了，我要找二爺呢。這個人不知道哪兒去了。」邱二媽又見到了桑桑，「桑桑，看見你二爺嗎？」

桑桑有點害怕了，瞪着眼睛，搖着頭。

單元十二：成長

「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邱二媽說着，就走了。

桑桑的母親就一直看着邱二媽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一幢草房子的拐角處。她進屋來對桑喬說：「這可怎麼辦？邱二媽的腦子出毛病了。」

桑喬似乎並不特別吃驚：「聽人說，她母親差不多也是在這個年紀上，腦子出了毛病。」

在細馬未來之前，邱二媽和邱二爺一直相依為命，做了幾十年的好夫妻。桑桑的母親總記得，邱二爺去集市做掮客時，邱二媽就會在差不多的時候，站在路口上去等邱二爺回來。而邱二爺回來時，不是給她帶回她喜愛吃的東西，就是帶回她喜歡用的東西。相比之下，邱二爺顯得比邱二媽老得多。但邱二爺喜歡邱二媽比他年少。邱二爺喜歡邱二媽總去梳她的頭，整理她的衣服。喜歡與打扮得很俏的邱二媽一起去桑桑家串門，一起搬張凳子到打麥場上看電影或者看小戲……邱二爺離不開邱二媽，而邱二媽可能更離不開邱二爺。現在邱二爺居然撇下她走了。

邱二媽必須要找到邱二爺。她一路問下去：「見到我家二爺了嗎？」

這天，細馬放羊回來，見邱二媽不在家，就找到桑桑家，見了桑桑，問：「我媽在你家嗎？」

桑桑搖了搖頭：「不在我家。」

細馬就一路呼喚下去。當時，天已黑了，每戶人家都已點了燈，正在吃晚飯。鄉村的夜晚，分外寂靜。人們都聽到了細馬的呼喚聲。

桑桑和母親就循着細馬的叫聲，找到了細馬，讓他回家：「你媽她自己會回來的。」硬把他勸了回來。然後，由桑桑和妹妹給細馬端來了晚飯。細馬不肯吃，讓飯菜一直放在飯桌上。

桑桑和母親走後，細馬就一直坐在路邊，望着月光下那條路。

第二天一早，細馬來到桑桑家，將門上的鑰匙給了桑桑的母親：「師娘，你幫着看一下家，我去找我媽。」

桑桑的父母都不同意。但細馬說：「我找找就回家，我不走遠。」臨走時，又對桑桑說：「桑桑，你幫我看一下羊。」就走了。

細馬一走就是七天。

桑桑天天一早上就將羊趕到草坡上去，像細馬一樣，將那群羊好好照應着。但這天晚上，他把羊趕回羊圈，看到細馬家依然鎖着門之後，回到家哭了：「細馬怎麼還不回來？」

又過了兩天，這天傍晚，桑桑正要將羊從草坡上趕回家，看到西邊霞光裏，走來了細馬和邱二媽。

單元十二：成長

聽到桑桑的叫聲，無數的人都走到路口上來看。

邱二媽是被細馬攙着走回來的。

所有的人，都只是靜靜地望着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話。

細馬滿身塵埃。腳上的鞋已被踏壞，露着腳趾頭。眼睛因為瘦弱而顯得更睜，幾顆大門牙，顯得更大。令人驚奇的是，邱二媽仍然是一副乾乾淨淨的樣子，頭髮竟一絲不亂。人們看到那枚簪上的綠玉，在霞光裏變成了一星閃閃發亮的、讓人覺得溫暖的橘紅色。

六

細馬賣掉了所有的羊，在桑桑一家的幫助下，將邱二媽送進縣城醫院。大約過了兩個月，邱二媽的病居然治好了。

這天，細馬來找桑喬：「桑校長，你們學校還缺不缺課桌？」

桑喬說：「缺。」

細馬說：「想買樹嗎？」

「你要賣樹？」

「我要賣樹。」

「多少錢一棵？」

「那要論大小。」

桑喬笑起來。他覺得眼前這個細馬，口吻完全是一個大人，但樣子又是一個小孩。

「你們想買，就去看看。都是筆直的棟樹。一共十六棵。」

「你賣樹幹甚麼？」

「我有用處。」

「你跟你媽商量了嗎？」

「不用跟她商量。」細馬一副當家做主的樣子。

「好的。過一會兒，我過去看看。」

「那我就賣給你，不賣給別人了。」

桑喬看着細馬走過橋去，然後很有感慨地對桑桑的母親說：「這孩子大了。」

桑桑的母親就用腳輕輕踢了一下正在玩耍的桑桑：「我們家桑桑，還只知道玩鴿子呢。」

單元十二：成長

細馬在桑喬這裏討好了一個好價錢，賣了十二棵樹。還有四棵，他沒有賣，說以後蓋房子，要做大樑。

細馬拿了賣樹的錢，天天一早就坐在大河邊上去。

大河裏，總有一些賣山羊的船行過。那些雪白的山羊裝在船艙裏，不停地擁擠、躍動，從眼前經過時，就覺得翻着一船的浪花。

細馬要買羊，要買一群羊。

但細馬並不着急買。他要仔細打聽價錢，仔細觀察那些羊。他一定要用最低的價錢買最上等的羊。他很有耐心。這份耐心絕對是大人才有的。有幾回，生意眼看就要做成了，但細馬又放棄了。船主就苦笑：「這個小老闆，太精。」

細馬居然用了十天的工夫，才將羊買下。一共五十隻。隻隻白如秋雲，絨如棉絮。船主絕對是做了出血的買賣，但他願意。因為，他一輩子還沒有見過如此精明能幹的孩子。

大平原上，就有一個真正的牧羊少年。

桑桑讀六年級時，細馬的羊群就已經發展到一百多隻了。這年秋天，他賣掉了七十多隻羊，只留了五隻強壯的公羊和二十五隻特別能下崽的母羊。然後，他把賣羊的錢統統買了剛出窯的新磚。他發誓，他一定要給媽媽造一幢大房子。

桑桑記得，那堆磚頭運回來時，是秋後的一個傍晚。

磚頭碼在一塊平地上。一色的紅磚，高高地碼起來，像一堵高大的城牆。邱二媽不停地用手撫摸這些磚頭，彷彿那是一塊塊金磚。

「我要爬到頂上去看看。」細馬搬來一架梯子，往上爬去。

桑桑看見了細馬，仰頭問：「細馬，你爬上去幹甚麼？」

細馬站在磚堆頂上：「我看看！」

桑桑一家人，就都走出門來看。

夕陽正將餘暉反射到天上，把站在磚頭堆頂上的細馬映成了一個細長條兒。餘暉與紅磚的顏色融在一起，將細馬染成濃濃的土紅色……

曹文軒《草房子》（下），台北：民生報社，1998年12月。